



列宁是怎样 写作学习的

目录

目录.....	2
列宁是宣传家和鼓动家.....	1
列宁的编辑工作.....	23
列宁论善于为工农群众写作.....	37
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的著作.....	45
列宁著作中的《资本论》	64
创造性的研究过程.....	68
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73
纪念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一书出版二十五周年.....	78
列宁的方针.....	93
列宁怎样利用图书馆.....	99
列宁怎样学习外国语.....	109

列宁是宣传家和鼓动家

列宁是宣传家

宣传鼓动工作的明确性是一个基本条件。既然我们的敌人也承认,说我们在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方面作出了奇迹,那末这就不应当从外表来了解,以为我们有许多鼓动员,我们耗费了无数纸张;而应当从内部实质来了解,就是说,我们鼓动中所含有的真理钻进一切人的头脑中去了。而这个真理是躲避不了的。

弗·伊·列宁

俄国的工业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德发展得晚一些。因此我国的工人运动也发展得晚一些——它只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成了群众性的运动。这时国际无产阶级已经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已经经历过几次革命,已经在革命运动的火焰中锻炼出象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学说照耀着无产阶级所应走的道路,他们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死亡,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获得胜利,夺取政权,并按新的方式来改造全部生活,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的社会。

列宁在青年时代接触了马克思的学说以后,就深入地进行钻研,并了解到这个学说是俄国工人阶级的行动指南,它将帮助俄国工人从愚昧无知、备受压制和剥削的奴隶变成有觉悟、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战士,它将帮助俄国工人阶级成长为强大的力量,帮助它去领导全体劳动群众和消灭一切剥削制度。

马克思的学说帮助列宁清楚地看到社会发展的方向。列宁热烈地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认为必须尽可能使最多的群众最好地了解马克思的学说,于是列宁就以全部精力来宣传这个学说。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在工人群众中有了很大的成绩。列宁说,我们的宣传工作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很有能的宣传家,它之所以有成绩,是因为我们所说的都是真理。

具有深切的信念,这就是列宁作为一个宣传家的特点。

列宁很好地研究了马克思的学说,反复地阅读马克思的每一部著作。1914年他替格拉纳特《百科辞典》所写的关于马克思的文章,还提供了一个极丰富的书目,这是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列宁对马克思学说有全面的了解。列宁的其他一切著作也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深刻地了解问题,是列宁作为一个宣传家的第二个特点。

可是列宁不仅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善于从一切联系和中介中来把握这一理论。

在1894年工人运动的初期,他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书中指出,从工运动开始发展时起,就应当把马克思的理论应用于我国的条

件。这是在大多数革命家认为在俄国条件下工人阶级不能起多大作用的时候写的。

1899 年,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出版了,在这一著作里,他用大量的实际材料证明,我国虽然落后,但是资本主义仍然在我们俄国发展起来。

1902 年列宁出版了《怎么办?》一书,书中指出,工人阶级的党为了能把工人阶级引上正确的道路,在我国条件下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党。

1905. 年,他写了《社会民主党^①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本小册子。

1907 年,当 1905 年革命^②的失败(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得不够好)已见分晓的时候,列宁写了《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部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根据这次革命的经验,着重地指出了加强工人阶级同农民的战斗联盟的必要性。

以后,和工人运动有关的每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列宁都特别仔细地加以研究,把它同马克思的理论联系起来。大家都知道,列宁在世界大战正激烈时所写的论帝国主义的著作,以及十月革命前夜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列宁著作的特点在于:他善于把理论同实际联系起来,不

^① 社会民主党的全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 1898 年成立。1918 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的提议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

^② 1905 年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为 1917 年革命积累了经验,准备了条件。列宁称这次革命为十月革命的“总演习”。

使任何实际问题脱离理论,并且善于把每个理论问题同目前形势、同活生生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使理论成为对读者亲切易懂的东西。列宁无论在他的科学著作中,或是在他的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中都善于把理论和实际深刻地联系起来。

这样,善于把理论同活生生的现实联系起来,从而使理论明白易懂,使周围的现实可以了解,这也是列宁作为一个宣传家的特点。

列宁研究理论和周围的现实,不是单单因为这样做很有趣。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芒来照耀客观现实时,总是力求从这里做出那些足以作为行动指南的结论。列宁的宣传总是和当时必须做什么的问题紧密地联系着。伊里奇于1917年二月革命^①后在瑞士作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时,他不仅叙述了巴黎工人在1871年夺取政权的情形,不仅引证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而且还作出了关于俄国工人在夺取政权后应当做些什么的结论。列宁总是善于把理论变为行动的指南。

这样,善于把理论变为行动的指南,是列宁作为一个宣传家的特点。

尽管列宁有渊博的学识,有宣传家的丰富经验——他作过很多报告,写过许多宣传文章,——但是他对自己的每次发言、每个报告、每次讲演都仔细地进行准备。从保存下来的列宁的许多发言和报告的提纲中,可以看到,列宁是如何细心地考虑他每一次的宣传讲稿。根据这些提纲我们可以看到,列

^① 二月革命是1917年2月(俄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宁的发言内容是多么丰富，他是如何善于把最必要、最主要的东西突出出来，并用鲜明的例子来解释每个思想。

仔细地准备宣传讲稿，是列宁作为一个宣传家所具有的特点。

伊里奇在他的宣传讲话中不回避困难问题，不掩饰这些问题，相反地，他非常尖锐非常具体地提出这些问题。他不害怕激烈的辞句，而且有意把问题提得很尖锐，他不认为宣传家演说应答是稳重的，应当像小溪流水的平和的潺潺声；他的讲话很激烈，往往有些粗暴，但是给人很深的印象，感动人，吸引人。

列宁是一个尖锐地提出问题并以自己的充沛的热情去吸引听众的宣传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仔细地研究群众，了解他们劳动和生活的条件，了解他们所关切的具体问题。他在群众面前讲话时，总是针对着听众来讲的。他在报告、讲演和谈话过程中，估计到听众当时所特别关切的是什麼，他们所不了解的是什麼，他们认为特别重要的又是什麼。伊里奇总是善于根据听众注意的程度、问题、插话、发言，来了解听众的情绪，善于迎合听众的兴趣，回答他们所不明瞭的问题，从而掌握着听众。

列宁是一个善于掌握听众、和听众建立必要的相互了解的宣传家。

最后，必须指出，列宁对群众的关系，曾使他的宣传具有怎样的力量。他对待工人、对待农民——贫农和中农、对待红军战士，不是采取高高在上的态度，而是采取平等的对待同志的态度。在他看来，他们并不是“宣传对象”，而是经历过许

多事情、考虑过许多问题、要求对自己的需求加以注意活的人。“他很认真地同我们谈”——工人们在讲到他时都这样的问题,正是他们自己感到兴趣的、非常关心的问题,这是最能使听众信服的。

善于提纲挈领地解释自己的思想,以同志的态度对待听众,这就是伊里奇的宣传的力量之所在,这就使他的宣传特别有成果,象现在人们所说的有效力。

在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之间是没有墙隔着的。善于以自己热情之火感染听众的宣传家,同时也是鼓动家。善于把理论变为行动指南的宣传家,无疑地就会使组织家的工作变得容易起来。

在列宁的宣传中,鼓动的声调是强烈的,组织者的成分也是强烈的,但是这并不减弱这种宣传的力量和意义。

让我们向宣传家伊里奇学习吧。

列宁是鼓动家

每一个鼓动员都应该是代表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在经济建设事业中领导全体农民和工人。他应该告诉人们,要成为共产主义者,就应当知道、应当阅读哪本小册子、哪本书。

弗·伊里奇·列宁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

指南。”列宁经常重复他们的这句话。他的全部活动都致力于,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行动指南。

列宁于 1893 年到彼得堡以后,就立即到工人小组中去向工人们解释马克思如何估计现状,他怎样展望社会发展的方向,他认为工人阶级及其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他为什么认为工人阶级的胜利是必然的。列宁力图讲得尽可能简单,举的是俄国工人生活中的例子,他看见,工人们听得很有兴趣,并很好地领会者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但是同时他感觉到,只说“要广泛地开展阶级斗争”是不够的,必须指出,如何开展这一阶级斗争,应围绕什么问题去组织阶级斗争。任务在于:把那些特别使工人群众激动的事实拿来加以阐明,并指出,要消除这些事实或改变这些事实必须作些什么。起初,在九十年代,最使工人激动的是漫长的工作时间、罚款、克扣工资、粗暴的待遇等问题。列宁领导的小组就照这样一条途径来进行工作:到各工厂工人那里去工作的同志帮助他们向厂方提出某些要求,把这些要求加以解释并在专门的传单上印出来。这些传单把工人们团结起来了,他们同心协力地、一致地支持传单上提出的要求。

鼓动工作使工人群众活跃起来了。

列宁于 1897 年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这一著作中写道:“同宣传工作紧相联系的,就是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个鼓动工作在俄国目前政治条件下,按工人群众的发展水平来说,自然成为首要的工作。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者要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自发斗

争,参加工人为工作时间、工资、劳动条件等等问题而和资本家发生的一切冲突。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己的活动和工人的实际日常生活问题结合起来,帮助工人来理解这些问题,使工人注意到各种极严重的舞弊行为,帮助他们把他们向雇主提出的要求规定得更明确、更切实,发展工人们对于本身团结的意识,对于全体俄国工人共同利益与共同事业的意识,使他们了解他们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一部分的统一工人阶级。^①

列宁在 1906 年讲到社会民主党初选人和复选人应当怎样在农民中进行鼓动工作时写道:“……要证明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的先锋队的作用,仅仅重复‘阶级的’这几个字是不够的。要证明无产阶级的先进作用,仅仅阐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学说和一般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够的。为此还必须善于在分析当前革命的迫切问题的时候能够实际证明:工人政党的党员比一切人更彻底、更正确、更坚决、更巧妙地维护这个革命的利益。维护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的利益。”^②

按照列宁的学说,鼓动工作要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这就是鼓动工作的力量。

鼓动工作在工人的经济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教他们把罢工用作同资本家斗争的方法,并在改善工人阶级状况方面获得了许多成果。

但是经济斗争的成功使社会民主党人中产生了“经济主义”这个完整的派别,这个派别的表现是低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崇拜自发性,竭力使无产阶级的任务仅仅限于争取改善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97页。

^② 《列宁全集》第11卷第273-274页。

本身的经济状况，因而也就竭力缩小工人群众中的政治鼓动工作。

列宁于 1902 年在《怎么办？》一书中，反驳经济派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康·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密切融合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①

鼓动是培养群众积极性的一种方法，运用这个方法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者，资产阶级在鼓动方面早就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有各种各样的鼓动。列宁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只要“理论上正确地得到解决就保证鼓动工作取得可靠的成绩”^②。

低估理论，轻视理论的作用，“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③因此，列宁认为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面是鼓动工作的内容。

他反对把鼓动工作仅仅归结为号召，而要求把鼓动工作和解释工作联系起来。

列宁认为鼓动工作的力量在于简单明了的正确的解释工作。1906 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一文中写道：要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应当坚决抛弃晦涩难懂的术语和外来的字眼，抛弃记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的、还不熟悉的口号、决定和结论。^④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41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6 卷第 449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54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11 卷第 274-275 页。

当然这并不是说，列宁否认口号的好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 1911 年写道：“在社会民主党的选举纲领中提出简明的共同口号或选举口号常常是有益的，而且有时是必要的，因为可以通过这种口号提出当前政治实践中最根本的问题，并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提供最方便、最可靠的理由和材料。”^①任何蛊惑人心的宣传、任何玩弄那种激发群众中的劣根性、玩弄群众的愚昧无知的把戏，列宁都是不允许的。他曾说“……我始终都要重复说：蛊惑人心的人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②蛊惑人心的宣传，虚伪的诺言总是使列宁愤慨。例如社会革命党^③就什么都许给了农民。

列宁从来不把自己并不深信的东西许给农民。他绝不容许为了要取得成功而闭口不谈我们的社会主义目的和严格的阶级立场。群众也就感觉到这一点并且懂得，列宁同他们谈话是“很认真的”（一个工人回忆列宁在 1917 年作鼓动性的讲话时的用语）。

列宁强烈地反对那些企图缩小鼓动内容的经济派。他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这一著作（1897 年）中就已写道“在经济方面没有一个工人生活问题不可以利用来进行经济鼓动，同样在政治方面也没有一个问题不可以当做政治鼓动对象。这两种鼓动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活动中时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同样是为了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所必需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

① 《列宁选集》第 17 卷第 263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33 页

③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的政党。

同样是为了领导俄国工人的阶级斗争所必需的，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①

“……全面的政治鼓动正是一个焦点，在这个焦点上，无产阶级政治教育的迫切利益同整个社会发展和全体人民（指人民中的全体民主分子）的迫切利益是相符合的。我们的直接责任是干预自由主义的每一个问题，确定自己是民主党人对这些问题的态度，采取措施使无产阶级积极参加解决这些问题，并且使问题按照我们的意图解决。”^②

“是否能单以宣传工人阶级与专制制度敌对的概念为限呢？当然不能。只说明工人在政治上受压迫是不够的（也象只是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与厂主的利益相对立的事实还不够一样）。必须利用这种经济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正象我们已经开始利用经济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一样）既然这种压迫是落在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所以我们如果不担负起对专制制度的全面的政治揭露的工作，便不能完成我们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的任务，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为了利用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不是应当把这些表现揭露出来吗（也象为了进行经济鼓动，应当把工厂里的黑暗现象揭露出来一样）？”^③

当时在国外出版的秘密报纸《火星报》担负了政治揭露的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99-100页。

② 《列宁选集》第5卷第308页。

③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2-273页。

任务。据伊里奇的意见，这一报纸的任务是成为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鼓动者和集体的组织者，帮助把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纳入统一的轨道，提出具有最重要意义的问题。伊里奇在1902年所著的《怎么办？》一书中写道：“…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紧紧掌握住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目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那个环节。”^①

《火星报》在列宁领导下善于选择最重要的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开展最广泛的鼓动工作。

正确地建立起来并包括广大工人群众的政治组织，也提高了鼓动者的作用。

伊里奇曾教导我们说，一个鼓动家就是善于对群众讲话、善于用自己的热情之火激动群众、善于抓住突出的、说明问题的事实的人民演说家。这种人民演说家的演说是会在群众中得到反应，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的。列宁自己就是这样的鼓动家和这样的演说家。

1905年夏，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一小册子中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工作，都已经完全纳入了一个固定不移的范围，这个范围绝对能保证把工作重心集中于宣传和鼓动，集中于飞行机会和群众大会，集中于散发传单和小册子，集中于促进经济斗争和及时提出经济斗争的口号。”^②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71-372页。

^② 同上书第594页。

但是，鼓动已经变为经常的工作，已经纳入了完全固定的范围，这并不等于，列宁允许在鼓动工作中有丝毫的公式化。

他要求善于用不同的方式接近不同的阶层的人民。伊里奇于1911年12月写道：“每个社会民主党人不论在什么场合发表政治演说，都应当谈到共和国问题。但是还要善于谈共和国问题：在工厂群众大会上和哥萨克农村中，在学生集会上和农民小屋里，在第三届杜马^①讲坛上和国外机关报上，在这些不同的场合谈共和国问题，不能千篇一律。每个宣传员和鼓动员的艺术就在于，用最有效的方式影响自己的听众，尽可能使某个真理对他们有更大的说服力，更容易领会，留下更鲜明更深刻的印象。”^②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一些人应当说一种道理，对另一些人又应当说另一种道理。问题只是提法不同罢了。

我记得，我们有几年住在巴黎，到处参加各种选举会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注意社会党人怎样在各种不同的会议上发言。我记得，又一次我们听了一个社会党人在工人大会上的演说，后来又听见他在知识分子的、主要是教师的大会上的演说。报告人在第二个大会上所说的和他在工人大会上所说的简直完全相反。他是想再选举中得到更多的选票。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这件事情很愤慨，他说：在工人面前算是激进派，在知识分子面前却是机会主义者！

^① 杜马即沙皇俄国时期的议会，布尔什维克自第二届国家杜马起参加选举，“利用它为鼓吹革命的讲台”。

^② 《列宁全集》第17卷第321页。

列宁认为善于根据当地的材料解释一般的口号是极端重要的。列宁于1905年代表《无产者报》^①编辑部写信给《工人日报》^②说：“应当想方设法利用中央机关报进行地方的宣传工作，在小报上不但要转载而且要转述中央机关报的思想和口号，并且根据当地条件等等加以发展或者修改。这对于我们彼此间在事实上实行合作，交换意见，修改我们的口号，使工人群众知道我们有一个正式的中央机关报，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③

为了善于接近群众，就必须研究群众，——列宁总是反复说到这一点。他自己孜孜不倦地研究群众，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善于了解群众所说的一切，并善于把握住工人和农民所极想说出来的一切问题的实质。

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1920年7月）中讲到无产阶级专政，讲到共产党员应当如何在各处准备实行这个专政时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由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准备好的去担负领导作用的唯一阶级，对一切被资本家压迫、窒息、压制、恐吓、拆散、和欺骗的被剥削劳动者实行最充分的领导。因此，要开始准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在各处立刻实行下列一些办法。”列宁讲到必须建立共产党支部时，继续说“……这些支部彼此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同党中央也有密切的联系，应该互相交流经验，

^① 《无产者报》是有列宁编辑，1906年9月至1909年2月先后在芬兰、日内瓦、巴黎等地秘密出版，实际上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机关报。

^② 《工人日报》是1905年8月至10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出版的通俗报纸。

^③ 《列宁选集》第9卷第273页。

应该针对各方面的社会生活,钟对各类劳动群众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通过这种各方面的工作不断地教育自己,教育全党、教育全阶级和群众。”其次,“……必须学会特别耐心地慎重地对待他们,以使能够了解每个阶层、每个行业等等的群众心理特点。”^①

学习接近群众,伊里奇认为这就是党准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他自己一生都是以特别坚毅的精神学习这一点的。

在选择进行鼓动工作的口号时,列宁同样不允许任何公式化。他认为选择口号的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1918年11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党的工作人员大会上就小资产阶级政党问题作报告时,曾指出:“任何一个口号都可能变得过于硬化。”^②在每个阶段上在鼓动工作方面善于灵活地从事实链条中把为了把握全部链条、阐明全部现象而必须抓住的环节挑选出来,这一点,伊里奇认为具有特别的意义。

九十年代初我参加了大学生小组,当时我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组的同志们曾把米尔托夫(拉甫罗夫)^③的《历史信札》给我读。这本书给我的印象很深。几年后,当我被流放到舒申斯克村时,我曾同伊里奇谈到这个问题。我对《历史信札》的批评是很“温和”的。伊里奇则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批评他。“当拉夫罗夫说‘一个时期是革命的旗帜,下一个时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98-299页。

② 《列宁选集》第28卷第206页。

③ --缺失

期可以成为反动的旗帜’时，难道他这话不对吗？”——这就是我的最后一个论据。伊里奇同意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但是他补充说，这并不能使整部书都正确。

党在其全部活动过程中必须既忠实于自己的基本原则，同时又根据已变更的条件经常改变口号。而工作的条件是经常改变的。

1905年夏伊里奇曾写信回俄国说必须使工人认识到，在国外某地存在着秘密出版两千份、秘密运入国境和秘密进行散发的党中央机关报。当时只有个别的份数到了工人手里。但几个月以后条件就根本改变了。列宁在1905年10月底写信给普列汉诺夫^①说：“现在我们影响无产阶级的最大讲坛是彼得堡的日报（我们能够发行十万份，力求使每份定价一戈比）。”^②

1911年12月伊里奇曾提到“国家杜马作为宣传讲坛”^③的巨大意义。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④，也是了解这个意义的，他们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就老是要求布尔什维克放弃杜马是进行鼓动的讲坛这一观点。

①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原为民粹主义者，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1883年在瑞士日内瓦建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转到孟什维克立场，后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70页。

③ 《列宁全集》第17卷第344页。

④ ——缺失

我再重复一遍，随着条件的改变，口号也改变了。

列宁在 1897 年著的小册子《俄国社会民族主义者的任务》中写道，不应当分散自己的力量，而应当集中一切力量在城市无产阶级中间进行工作。到农村去进行鼓动工作，这在当时不过是白费气力。而在 1907 年伊里奇又写道：“应当十倍地加强我们在农民中间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因为就是这些农民正在乡村中忍饥挨饿，同时就是他们在去年秋天把自己的经历过伟大的革命的一年的儿子送去服兵役。”^①

善于根据马克思主义来估计形势，善于从一切联系和中介中去观察事件，从事件的发展来观察事件，确定工人阶级在当时要取得胜利必须做些什么，总而言之，以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估计形势，这就使得党善于正确地选择口号和把握主要环节。列宁在分析党在每个阶段上的任务方面所做的工作特别多。正确选择口号，这就是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使鼓动工作特别有效。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所提出的关于和平的口号、关于土地的口号，是保证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口号，是深深激动全体农民群众和士兵群众的口号。列宁把那些看起来虽然很鲜明，然而并不是以估计实际情况为基础的口号叫做革命的空谈。

当 1918 年发生了必须接受和德国媾和的苛刻条件问题，而某些人出来反对缔结合约并说必须进行革命战争的时候，列宁写了《论革命的空谈》一文来反对他们。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写道：“革命空谈就是不顾当前事变转

^① 《列宁全集》第 12 卷第 111 页。

折和当前形势下的客观情况，一味重复革命口号。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谈的本质。”列宁又继续说：“谁不愿意用空话、豪语和喊叫来安慰自己，谁就不会不看到，进行革命战争的‘口号’在1918年2月是毫无显示根据、毫无客观根据的十足的空谈。感情用事，单凭愿望，慷慨激昂，愤愤不平，——这是这个口号在目前的唯一内容。只具有这种内容的口号就叫做革命空谈。”^①

伊里奇于1908年发动高潮时期写道：“政治宣传工作是决不会白做的。（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康·注）它的成功与否并不是仅仅以我们能不能马上获得多数或者能不能使人们同意进行配合性的政治发动来衡量的。也许我们还不能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然而我们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要对暂时的挫折惶恐不安，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要顽强地、勇往直前地、坚韧不拔地进行自己的工作。”^②

实际生活表明了，伊里奇是多么正确。1912年，革命高潮开始了，1905年的传统恢复起来了，这一切帮助了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群众罢工来响应连纳事件^③。工人们立即掀起了、活跃了这一传统。

列宁把革命的群众罢工叫做无产阶级的鼓动方法。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3页。

②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90-191页。

③ 连纳事件是指1912年4月4日沙皇政府对连纳金矿工人进行的屠杀。该矿工人由于反抗英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不堪忍受的生活条件、劳动条件而举行的罢工，遭到沙皇军队的血腥镇压，死伤五百人以上。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用群众。。。。——缺失

他于 1912 年 6 月写道：“俄国革命第一次大规模地发展了这一无产阶级的鼓动、激励、团结和吸引群众参加斗争的方法。现在无产阶级又来运用，而且更坚决地来运用这种方法了。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运用这种方法所实现的事情。一个幅员辽阔，拥有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散居各地，彼此分离，备受压迫，没有权利，愚昧无知，被一大群官吏、警察和侦探重重包围而不能自由接受‘不良影响’，——现在这个国家整个都动起来了。工农中的最落后阶层也直接间接地与罢工者发生了关系。一下子就有数十万个革命鼓动员出现在舞台上，他们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因为他们与下次群众有密切联系，他们始终生活在群众中间，他们为一切工人家庭最迫切的需求进行斗争，并且把政治抗议和反对君主制的斗争同这种直接争取实现迫切经济要求的斗争结合起来。由于反革命已经使数百万、数千万群众切齿痛恨君主制，使他们对君主制的作用有了初步了解，现在首都先进工人提出的口号——民主共和国万岁！——就随着每次罢工，通过成千条沟渠流到了落后阶层中去，流到了穷乡僻壤，流到了‘民间’，流到了‘俄国深处’”^①群众正在为事实所说服，他们是不相信空话而相信行动的。列宁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说：“我们知道，在人民群众中，现在响起了另一种呼声。他们说：现在不要怕带枪的人了，因为他们保护劳动者，并且会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统治。这就是人民所感到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没有教养的普通人说

^① 《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91-92 页。

赤卫队正竭尽全力反对剥削者的这种宣传是不可战胜的。”^①

在内战时期鼓动工作的规模非常大。当时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了许多鼓动列车和鼓动轮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重视它们，并对挑选人员、鼓动性质、所做的工作的统计作了指示。

苏维埃政权的各种法令，是有很大的宣传和鼓动意义的。列宁写道：“……假使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们就会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这些在实际中不能立刻完全实行的法令，在宣传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前我们是宣传一般真理，现在我们是用工作来宣传了。这也是一种宣传，但这是用行动作宣传，不过这不是某些出风头的人的单个行动，对这种人，我们在无政府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盛行的时代曾多次加以嘲笑。我们的法令是一种号召，但不是以往那种号召：‘工人们，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不是的，这是号召群众，号召他们去做实际事情。法令，这是号召人们去做大量实际事情的指令。重要的是这一点。”^②

伊里奇不仅把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同时也和组织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列宁最初就说，鼓动工作帮助群众组织起来，团结他们，帮助他们同心协力地行动。鼓动工作在革命时期有巨大的组织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也有同样巨大的作用。

鼓动的形式虽然有改变，但是鼓动工作仍然有组织作用，就是说以事业、以工作、以实例来进行鼓动。

^① 缺失

^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用实例来进行鼓动具有特别的意义。伊里奇在1918年3、4月间所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着重指出了活的榜样在苏维埃政权下所具有的鼓动意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别示范的意义，比如说，某个生产组合示范的意义，必然是极其有限的；只有满怀小资产阶级幻想的人，才能够梦想用慈善机关做榜样的影响来‘纠正’资本主义。在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掌握以后，在剥夺了剥夺者以后，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榜样的力量——如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多次指出过的那样——第一次有可能表现自己的广大影响。模范公社应该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落后公社的辅导者、教师和促进者。报纸刊物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详细介绍模范公社的一切成绩，研究它们成功的原因和它们经营的方法；另一方面，把那些坚决保持‘资本主义传统’，即无政府状态、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行动等等的公社登上‘黑榜’。”^①

伊里奇认为用实例进行鼓动具有巨大的意义，所以就认为社会主义竞赛具有巨大的鼓动意义。

当内战快要结束的时候，伊里奇着重指出了必须把宣传和鼓动工作转上新的轨道，将它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特别是同经济建设任务和计划经济任务尽量紧密地联系起来。

列宁说：“老式的宣传方法是讲解或举例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这种老式的宣传毫无用处，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表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宣传工作都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

^① ——缺失

的政治经验之上。……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就应当根据这些来安排整个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

每一个鼓动员都应当是代表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在经济建设事业中领导全体农民和工人。”^①

列宁要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的鼓动列车和鼓动轮船，用吸收农艺师和机械师到他们的政治部、挑选好的技术书刊、选择内容适当的影片的办法来加强自己的经济工作和实际工作，要求摄制以农业和工业为主题的影片，到国外定购有关的影片。

他要求政治教育局广泛进行生产宣传，拟定这一问题的提纲，要求研究国外、特别是美国的生产宣传和生产鼓动的形式，研究我们应用这些方法的经验。他作《俄罗斯国家电力化委员会计划报告》时，要求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电力化的工作，要求对电力化统一计划的全部宣传有政治性，要求提高工人的综合技术知识，因为没有综合技术知识是不能了解计划经济的实质的。

列宁热情地幻想要把苏维埃国家变为以实际例子和榜样进行鼓动的独特的鼓动站，变为照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火炬。

写于 1933 年

载于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宣传家和鼓动家》

^① ——缺失

列宁的编辑工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重视编辑工作的哪些方面，从他 1913 年写给卡斯帕罗夫同志的一封信可以看出。卡斯帕罗夫给《启蒙》^①杂志写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

伊里奇在给他得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您的文章我已经收到和读过了。依我看，题目选得很好，论述得也很对，就是词章上下的功夫不够。有许多过分的(不知怎么说才好？)‘鼓动’，并不适合这篇理论性的文章。以我看，或是您自己加一下工，或是我们试改一下。”^②

可见，选择主题，论述主题，文字上的修饰，这就是伊里奇注意的三个方面。

选择主题很重要。要选政治上重要的、为大众所注意的、涉及最迫切问题的主题。

我观察过《火星报》编辑部的工作。我记得，每个主题都进行了多么详细的讨论。我记得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就选择什么主题的问题所进行的长时间的谈话和交换意见。连主题的

^① 《启蒙》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 年 12 月根据列宁的指示创办，在彼得堡公开出版。

^② 《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249 页。

配置——什么问题放在前面什么问题放在后面，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火星报》编辑部开会（或用通信的方式）的时候，就详细地讨论每个主题——他的共产主义比重。因此，当我看到编辑工作的时候，我就不由地想到，选择主题是多么重要。

当然，这对《火星报》特别重要。当时还没有中央委员会，《火星报》是唯一的党的机关和实际上的领导机关。当时还要规定最基本的理论原则和策略方针。现在就不同了：拟定主题已经容易得多，但人们还是经常忘记，拟定主题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我们的许多杂志和报纸，主题的选择还是自流的。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向列宁学习。

主题问题和计划性问题是密切联系着的。选择主题，配置主题，这也就是计划。计划的总的性质是由党在某段时间或某个时期的总的任务决定的。关于这点伊里奇在《火星报》和《曙光》^①杂志编辑部声明的草案中已经做了确切而清楚的阐述^②。但是，如果以为，这对于杂志，特别是对报纸来说已经够了，那是不正确的。每一期的计划都要以当前的迫切问题为依据。它应当把总的原则具体化，使每一期都尽可能密切地和“转瞬即逝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不然计划就是死的计划。

当然，由于秘密刊物即国外秘密刊物的出版条件，报纸送到目的地的时候，某一问题已经变了。但是伊里奇总是特别

^① 《曙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杂志，有《火星报》编辑部于1901年至

——缺失

注意主题的迫切性和计划同实际生活的深刻联系。

主题的论述对报纸和杂志来说，其意义并不次于主题的选择。主题的论述决定着方向。主题也许选得很好，但是主题的论述决定问题是否阐述得正确。同一个主题既可以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述，也可以从民粹派^①的观点、从自由派的观点论述。主题的论述是问题的关键。而且一个主题即使是有同一批的人写，不同的色彩也是非常重要的，把什么提到首位、特别强调哪些地方。从哪些联系和中介中把握问题，这都是重要的。

对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根据列宁的文章研究他是怎样论述问题的。了解了伊里奇写文章的方法，可以更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他在写文章以前，通常是先写好提纲。从这个提纲可以追溯伊里奇的整个思想过程。有许多文章，伊里奇把提纲改了两遍、三遍；把这些提纲比较一下，看看萨里奇为什么要修改提纲，修改后的提纲比原来的好在什么地方，他朝哪个方向改变论述主题的方法，这是很有意思的。

从伊里奇的文章也可以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他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工人运动发展的不同时期，在不同的阶段上论述同一个主题。基本的意义仍然不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在较早的时期，多带理论性，在较晚的时期，多带鼓动性。例如在九十年代，伊里奇在《人民之友》一书中就谈到宗教观念和落后的经济形式的联系，揭示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种说法的根源。1920年，当过渡到新的经济形式

^① 民粹派是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一一七十年代，主要成员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知识分子。

的问题成为当时的迫切问题的时候，伊里奇在非党的工人和红军战士大会上又谈到了这个问题。再如关于马尔萨斯主义^①的问题，九十年代他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论证了马尔萨斯主义理论的小资产阶级性，后来，到1913年医生代表大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在《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学说》一文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把在这两种场合论述主题的方法比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我只是举这样两个例子。在列宁的文章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从这些例子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到，‘列宁怎样把以前从学术上论述过的某些问题同不同时期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他怎样在另一种情况下从另一个方面抓住关于另一种联系的问题。1922年，有一次我向伊里奇谈过这一点。他认为，最好有人能够把这个问题阐明一下，因为这关系到辩证地对待主题的问题，这个问题须要进行巨大的研究工作。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会有很大好处。

《火星报》编辑部关于主题的论述进行过极其热烈的辩论。我因为是《火星报》编辑部的秘书，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出席了。关于主题论述的讨论使问题的整个提法都大大深刻化。

最后，是文笔问题。文笔应该和内容相适应。文章的语言和笔调应同文章的论旨相适应。理论文章不适于用鼓动性的笔调写，鼓动性的文章不适于用学院式的语言写。文笔是一种艺术。笔调，风格，善于形象地叙述，做出必要的比较，这在这里是很重要的。伊里奇非常重视文笔，他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风格上下过很多功夫。关于伊里奇的语言和风格，

^① ——缺失

人们写了不少东西。伊里奇逝世后不久在《左翼文艺》杂志^①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特别喜欢。这篇文章阐明了伊里奇讲话的结构如何使他得讲话热情洋溢，如何有助于强调基本思想和色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在模范中学学习过，把很多时间都白白花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上面。但是这使他对语言学发生了兴趣。他可以坐上几个钟头来翻看各种字典，达里字典也包括在内。在他快逝世的时候，他还特别关心这本字典的再版问题。伊里奇的语言是丰富的，他能使用许多民间成语和词汇。常有这样的情形：校对员没有认出是引自列宁著作的引文而在某个成语或词汇的旁边打上一个问号或惊叹号，有时甚至就照自己的意思改了。但是列宁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鼓动性的著作用的语言，对群众是亲切易懂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的语言上下过很多工夫。他从流放处写给巴·波·阿克雪里罗得^②的一封信中谈到：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学会为工人写作^③。我从流放处写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母亲的一封信描写过伊里奇在这件事情上怎样利用我的帮助：有时我要装成一个不懂外文术语和科学术语、不懂一些人所共知的事物的“无知的”读者。

① 《左翼文艺》是一个叫做左翼文艺战线的文艺团体于1922—1925年初版的杂志。这个团体与未来主义及其他形式主义派别有联系。

② 巴维尔·波利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1850—1928），1883年于普列汉诺夫创立“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加《火星报》编辑部，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1903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蜕化为孟什维克，并成为其首领之一。十月革命后，敌视苏维埃政权，堕落为亡命的白党分子。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原文为“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写作”。

善于写作是一种艺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器重那些有写作才能的编辑和撰稿人。这不仅是风格和语言的问题，而且是发挥和阐明问题的全部方法。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器重安娜托里·瓦西里也维奇·卢那察尔斯基^①，他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一点。有时一个什么人发表了一个正确的、很引人注意的思想，安娜托里·瓦西里也维奇就把这个思想抓住，把它表述得那样漂亮、那样出色，给它穿上那样光芒四射的服装，使发表这个思想的人本身都很惊奇，觉得难道真是他这个人这样简单的往往很笨拙的思想变得这样意想不到地美妙迷人。我曾几次参加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安娜托里·瓦西里也维奇的谈话，看到他们怎样互相“补充”。

现在，我来谈谈，伊里奇是怎样同编辑同仁和最亲近的撰稿人一起工作的。例如有某个新的主题必须加以阐述。可是谁也不表示愿意写。这时，伊里奇就找他认为最适合写这个主题的人谈话，在他身上做工作。他并不立刻提出要写这个主题的文章，而是先同他谈这个主题所涉及的问题，引起对方对这些问题的兴趣，用一定的方式引导他，看对方说什么。有时谈到这里就谈不下去了，这时，伊里奇就找别人，开始同他谈话，当他看到对方“上钩”的时候，他就开始更详细地讨论问题，他从回答和对话看出，对方将要怎样论述问题，这时，他就向他详细地谈他自己的意见，更详细地发挥自己的观点。然后，他就提议：“你来写写这个问题吧，你会写得很好”。于是，

^① 安娜托里·瓦西里也维奇·卢那察尔斯基。。缺失

这个被伊里奇的谦诚态度所感动的人答应了，而且叙述的常常简直就是伊里奇的意见。《前进报》^①和《无产者报》上有很多没有署名的文章。人们就争论起来：这篇是谁写的，是伊里奇还是别人。有人就说：“当然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是他的话！”另一些人就说：“不，这显然是某某人写的！”他们就这样争论起来。当然现在要来回忆某篇文章是谁写的，那是很困难的：不仅以前的编辑记不起，就是作者自己也常常记不起，那些文章是不是他们的。但是这里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不管这些文章是谁写的，即使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写的，主题的选择和论述，他也是参加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对编辑部内部的作者有影响，对编辑部以外的作者也是有影响的，这就是他的全部革命活动、他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他的文章等等发生的影响。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作者的态度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是政治上已经定型的、有经验的人，他就向他们提出一定的要求。他就前进派^②准备同《真理报》合作的声明写给高尔基的信就有代表性。

“如果……如果象您所写的，‘马赫主义’^③，造神说^④诸如此类的一切东西已经永远地陷入了绝境，如果这个假定是

① 《前进报》1905年1—5月在日内瓦出版，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

② 前进派是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反党集团。1905年12月成立，1907年二月革命后瓦解。

③ 马赫主义即经验批判主义。是十九世纪末在德国和奥地利产生的一个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派别。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对经验批判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

④ 造神说是俄国1905年至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界中产生的一种早教哲学思潮。

正确的，我愿意诚心诚意地和您一起为前进派的归来高兴。如果是这样，如果前进派已经理解或将理解这一点，那末我和您一起为他们的归来而感到万分高兴。但是我还要强调‘如果’，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愿望。”

接着谈道：

“如果他们已经明白了，我就要向他们致千百个敬礼，而一切个人的东西（这是尖锐的斗争不可避免地造成的）立刻就会烟消云散。如果他们还没有明白，还没有吸取教训，那就请勿见怪：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向诽谤马克思主义或歪曲工人政党的各种企图进行斗争。”^①

对有经验的政治活动家提出某种最后通牒——要求原则上的坚定性。对年轻的新进的作者却是另一种态度——关怀备至，给予许多如何改正错误的指示。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一个年轻的新进的作者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沈醉于什么，甚至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但是还能学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会不惜任何时间去帮助他。他可以不止一次，而是两次三次地修改这个作者的文章，直到这篇文章象个样子为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修改别人的文章的时候，总是极力保存作者个人的特点。常常还有这样的情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非常谨慎地、往往是用暗示的方法讲给作者本人，他的文章须要作哪些修改。

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波利斯·克尼波维奇的信是很有代表性的。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但是非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52-53页。

常用功，读过很多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论农民经济分化问题》。书中不恰当地引了彼·马斯洛夫(孟什维克^①，写过许多有关土地问题的著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马斯洛夫有过很多争论)的一些话，有些不正确的解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波利斯写了一封长信，但是这封信遗失了，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重写了一封。信的开头是“亲爱的同事！”几个字。一·开始就赞扬说：“我非常满意地读完了你的书，我很高兴地看到您着手写一部重要的著作。通过这部著作，想必完全可以检验、加深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说得非常谨慎然而还是提到：要尽可能踏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接着谈道：“在一系列数字之后，有时是否会忽略农户的类型、即农户的社会经济类型(大业主—资产者、中等小业主、半无产者、无产者)呢？”意见是用问话的形式提出的。由于作者不会不了解这个指责的严重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上又极力说明错误的根源：“由于统计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危险性是非常大的。‘一系列数目字’是吸引人的。我想建议作者考虑这种危险性：我们的‘讲坛主义者’^②一定会用这种办法完全扼杀资料中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波利斯在大学里是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领导的研究组中工作的。——娜·康·注)，把阶级斗争湮没在一系列、一系列的数字中。作者固然

^① 孟什维克，即少数派的意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党的中央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一派占多数，称为布尔什维克，反对列宁的一派占少数，称为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是一种机会主义派别，它的主要代表人物为马而托夫、普列汉诺夫等人。

^② 讲坛主义者即讲坛社会主义者，是十九世纪七十一—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

没有这种情况，但是在他所写的一部巨著中，特别应当注意到这种危险性，注意到讲坛主义者、自由派和民粹派的这条‘路线’。当然，既要注意到，又要铲除掉。”接着又讲到马斯洛夫：“最后，出现了马斯洛夫，这有点象 Deus ex machina。（某种突然出现的東西。——娜·康·注）Cur? Quomodo? Quibus auxiliis?^①要知道，他的理论距离马克思主义远得很。民粹派正确地称他为‘批评家’（=机会主义者）。”又是以问话的形式给作者指出改正的途径：“或许作者是非常偶然地信任了他？”最后说：“这就是我在阅读这本有趣的重要的著作时的一些想法。握手，并祝工作顺利。”^②

伊里奇就是这样培养青年作者的。伊里奇全部巨大的编辑工作都是口头进行的，大多数场合下都没有作任何记录，而这样的工作是很巨大的。伊里奇很注意“驯化作者”。他尽力登载应该被吸收参加工作的作者的文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也采取了同样的教育方法。当我在流放期间写第一本小册子《女工》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供了很多意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我之先出国，并把《女工》的手稿也带了去。后来，他从慕尼黑用化学药水写的信中说，《火星报》编辑部决定秘密出版这本小册子，并转达了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③的意见。维拉·伊万

① 为什么？怎么搞的？用的是什麼手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8-19页。

③ 维拉·伊万诺夫·查苏利奇(1851-1919)。最初是民粹派，后转变为社会民生党人。1883年与普列汉诺夫创立“劳动解放社”，1900年任《火星报》编辑，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蜕化为孟什维克，积极进行分裂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活动。

诺夫娜很喜欢这本小册子，她认为有些地方应该用另一种方法写，但是她说，这本小册子是“写得顶呱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提意见时，也象其他新进作者一样同我谈话：“你是否觉得，这个地方要这样说才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了我要写什么问题后，常常替我找些有趣的材料——从外国报纸上剪下来的材料，统计表，等等。不过从前，在1917年以前，我很少写东西。例如我一篇文章页没送《真理报》发表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注意吸收工人作者参加写作。他出国前，同巴布什金(涅瓦关卡的五金工人)商议好，要他给《火星报》写通讯，物色工人通讯员何作者。我流放在乌发的时候，也物色了一些工人为《火星报》写东西。《火星报》的其他代办员也这样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写信给在纺织厂作过染色工、当时(1900年11月)住在伦敦、准备回国的诺根同志，要他务必同《火星报》建立最紧密地联系，组织小组(现在叫队)，给《火星报》送情报，写通讯，等等。

伊里奇给诺根的信中说：“我们对您的合作寄予很大的希望，特别是在同各地工人建立直接联系方面：您喜欢做这样的工作吗？您不讨厌东奔西跑吗？做这种工作大概经常要在外面跑。”^①

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看到一篇工人通讯是多么高兴。在慕尼黑的所有的编委即马尔托夫和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都和他一样感到高兴。他们把工人的通讯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15页。

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些工人通讯通常都是用当时先进工人用的特殊语言写的。他们的语言中有大量的新辞汇和新术语，但是往往用得很特别，不正确，搭配不当。这些工人通讯必须加以修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关心这件事。他很注意保存这些通讯的精神、风格和特点，使它们不失掉本来的色彩，过分知识分子化，而保存其本来的面目。这个工作大部分要我来做，因为修改工人的文章，我已经有些经验；这些经验是我在彼得堡涅瓦关卡星期夜校工作时获得的，我在那里工作了五年。我的修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看过。

当时先进工人的语言使地方上的许多工作人员感到很难为情。他们送给我们的通讯不是原稿，而是已经“加过工”的；加工之后，通讯中最主要的东西往往都被删掉了，通讯失去了工人的面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这种情形总是很生气，坚持要同工人建立直接联系。‘地方组织常常以担心被破获为理由，而不乐意告诉这种联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何重视同工人建立直接联系，从他 1902 年 6 月 16 日写给伊万·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的信中可以看出。

他写道：“亲爱的朋友……您报道的同工人谈话的消息使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很少收到这种能真正鼓舞群众情绪的信。请务必把这一点转告您处的工人，并向他们转达我们的请求：希望他们也亲自给我们写些东西，不只是为了报刊，也是为了交流思想，使彼此不失掉联系并做到相互了解。同时，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工人们对于《怎么办？》一书的反应如何，因为我还没有听到工人们的反应。

总之，请使您处的工人小组以及马尼亚(工人委员会；当时彼得堡有两个党委员会：一个是工人的，我们在信中把它叫作马尼且亚，另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我们把它叫作万尼亚。——娜·康·注)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将大大加强他们同《火星报》的接近程度以及您在他们中间的地位。其次，如果马尼亚的领袖中确实有能干的人，最好让其中一人到我们这里来一趟，请把这个意见转告他们，并请谈一下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①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只要工人写通讯，还要工人给《火星报》写文章。我有一次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委托，给巴布什金写了一封信(我们很了解他；巴布什金曾在星期夜校我教的那一班学习过，还参加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过课的小组)：“我们对您有个请求。请您到图书馆为我们找一份《俄国财富》^②杂志(从去年十二月份起)。因为有个名叫达顿诺夫的在那份杂志上写过一篇关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使人愤慨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竭力把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写成不懂得什么团结，没有任何需求和憧憬的人。舍斯帖尔宁在该杂志上反驳了达顿诺夫。达顿诺夫又写了一篇更使人愤懑的文章，接着，《俄国财富》杂志就宣布这个问题不再继续讨论。请您读读这些文章(如果需要，请您买所需的几期《俄国财富》杂志，我们付钱)，并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或短评(我在信中写的是“短评”，弗拉基米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98页。

^② 《俄国财富》是1876年在彼得堡创办的月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转到民粹派手里，并成为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

尔·伊里奇看到以后，改成“文章或短评”。——娜·康·注），尽可能多收集一些实际材料。很重要的是，在《火星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添了“或《曙光》杂志”几个字，他希望厚本的科学杂志上能够出现工人的文章。——娜·康·注）或《曙光》杂志上发表一篇比较了解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生活情形的工人（伊里奇在“工人”下面画了三条着重线。——娜·康·注）写的反驳这种无稽之谈的文章。”巴布什金写了这篇反驳文章，编入做为1901年10月《火星报》第9号的附录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标题是《捍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署名是“保护工人的工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这样物色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由于当时的条件，做这个工作，要进行复杂的通信，建立秘密联系，当时工人通讯员和作者一共只有几个人。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的人数有了增长，这使伊里奇无比地高兴。现在，工人通讯员已经是一支强大有力的大军了。

写于1932年

载于娜·康·娜·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党的报刊的编辑和组织者》

列宁论善于为工农群众写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写给国外的巴维尔·波利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说：“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写作。”（1897年8月16日的信）。^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897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为工人写作了。

1895年，他为工人写了一本题为《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的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是1895年在拉赫塔印刷所秘密印行的。

在1895年，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后来成为有名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②，参加这个小组的有列宁、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斯塔尔柯夫、拉德琴柯、瓦涅也夫、西尔文和雅库波娃等人，——曾决定出版一种供工人阅读的秘密杂志《工人事业》。在创刊号准备就绪的时候，发生了逮捕事件，本期原稿从瓦涅也夫家里被搜走了，这一期杂志就没有出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为这一期杂志写了一篇《我们的大臣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

^②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1895年列宁把彼得堡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统一。。。。缺失

们在想些什么？》的文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狱中寄出了用化学水写在书上供工人阅读的两份传单：《五一工人节》和《告沙皇政府》。

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对伊里奇的小册子《对罚款法的解释》给了很高的评价。

伊里奇在 1897 年 8 月 16 日给阿克雪里罗得的同一封信中写道：“您和他(普列汉诺夫。——娜·康·注)对我的习作(为工人写的)所下的评语，给了我很大的鼓舞。”^①

希望学会写广大群众易懂的作品的青年作者，必须仔细研究伊里奇的这些著作。

如果我们看一下《对罚款法的解释》这本小册子，那末就会发现，这本小册子是用非常简单的话写的，但是，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这本小册子同那些在目前还大量流行的肤浅的宣传品是截然不同的。在这本小册子里完全没有鼓动的词句和号召。但是主题的选择本身就很恰当。这个在当时大大地激动了工人的题目正是工人所关心的。这本小册子是从工人非常熟悉的具体事实出发，完全以仔细收集来的大批材料作根据，事实的叙述又很清楚。在小册子内所讲到的，拿来说服人的，都不是空话，而是具体的事实。这些事实说得这样明白，这样令人信服，使工人一读之后，就能自己做出结论。小册子的提纲也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它从各方面来阐明问题；这个纲要可以归纳如下：(1)什么是罚款；(2)从前是怎样规定罚款的，是什么引起了新的罚款法；(3)厂主可以根据什么理

^① 缺失

由来课处罚款；(4)最多可以罚款多少；(5)怎样课处罚款；(6)按法律规定，罚款应该用在什么地方；(7)罚款法是否适用于全体工人；(8)结束语。

结束语把工人自己根据前几章引来的事实已能做出的那些结论简要地表述出来，只是帮助去概括和最后表述这些结论。这些结论很简单，但是对工人运动有极大的意义。

列宁在《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这篇短文中所采取的对读者的态度也象《对罚款法的解释》一文一样。他把内务大臣杜尔诺沃给宗教事务院最高检察官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拿来加以分析，并引导工人得出以下的结论：

“工人们！你们看，我们的大臣们多么害怕知识和工人的结合！你们应当向所有的人表明：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工人的觉醒！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他们就有了力量！”^①

传单《五一工人节》是在狱中为纪念 1896 年五一节而写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份传单是哪一年写的，那末这很容易从传单本身的性质来确定。在传单里讲到工人的国际节日，讲到工人的国际斗争，但是出发点是当时大中心城市的工人状况和工人斗争。传单指出了斗争的前途，并直接号召工人进行罢工斗争。

传单是在 1896 年 5 月 1 日发表的，而在六月彼得堡就有三万纺织工人罢工。

第二份传单《告沙皇政府》对罢工作了总结，并号召工人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卷。。。

作进一步的更加深入的斗争：传单的结尾几句话是：“1895-1896 年的罢工没有白白进行。它大大帮助了俄国工人，它表明他们应该怎样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它教他们懂得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政治需要。”^①

1897 年秋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按第一本小册子的体裁为工人写了第二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叫《新工厂法》。1899 年写了《论工业法庭》和《谈谈罢工》两个小册子。

这些小册子的写作工作帮助了列宁更好地来学习写作和讲话，使他的演说和文章对群众特别亲切易懂。

列宁是向谁学习讲话和写作通俗化呢？是向皮萨列夫^②（当时列宁读过他很多作品）学，向车尔尼雪夫斯基^③学，但是主要是向工人学，他同他们一谈就是几个钟头，问他们关于厂内他们生活上的一切详情细节，专心地倾听他们偶然提出的意见，听他们怎样提问题，观察他们的知识水平。他们对某一问题有什么不了解的，为什么不了解。工人们在回忆列宁时叙述了这些谈话情况。

伊里奇为了要把自己的意思更明白地、更好地向工人表达，曾作了许多努力，同时对任何庸俗化以及在工人面前缩小问题并把问题简单化的倾向表示气愤。伊里奇在《怎么办？》（1901-1902 年）一书中写道：

“……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

^① 《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98 页。

^②

^③

是象经济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或是象《自由》^①杂志所希望的那样，必须降低为‘中等工人’（在这方面，《自由》杂志已经升到经济主义“教育”的第二级了）。我决不是否认为工人写通俗读物，为特别落后的工人写特别通俗的（当然不是庸俗的）读物的必要性。但使我感到气愤的是，人民常常把教育和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混在一起。你们这些关心‘中等工人’的先生一讲到工人政治和工人组织时就弯下腰来，实际上这倒是侮辱了工人。你们还是直起腰来谈严肃的问题吧，你们还是把教育交给教育家去做吧，而不要把它交给政治家和组织家！”^②

伊里奇对于任何对工人含糊其词的行为，对于以“花言巧语”^③来代替严肃讨论问题的做法，都很气愤。

在伊里奇的演说和文章中工人们始终可以看到，伊里奇——象一个工人所说的那样，——总是“认真”地和他们谈话。

过了三年（1905年6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回到他在《怎么办？》一书中所涉及的问题，他写道：

“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中，现在和将来始终有某种教育学的因素：必须把整个雇佣工人阶级培养成为使全人类摆脱一切压迫而斗争的战士；必须经常教育这一阶级的不断出

① 《自由》是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由叶·奥·捷连斯基创立，曾与彼得堡经济主义者结成同盟反对列宁）1901年在瑞士出版的杂志，它标榜是“为工人”办的“通俗读物”，实际上宣扬恐怖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思想，反对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②

③

现的新阶层；必须善于接近这一阶级的最不开化、最不成熟、而我们的科学和生活的科学也很少触动的代表们，以便能够跟他们谈得来，能够接近他们，能够坚持不懈地耐心地提高他们，使他们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觉悟；但不要把我们的理论变成枯燥乏味的教条，不要光用书本子教他们理论，而要让他们参加日常的斗争。再重复一遍，在这种日常活动中是有某种教育学的因素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忘掉了这种活动，就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了。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这里有人常常忘记这一点，即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把政治任务归结为教育学，同样（虽然另有原因）也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了。谁要想把这种‘教育学’当作一种特殊的口号，使它跟‘政治’对立起来，并在这种对立的基础上建立特殊的派别，用这种口号去号召群众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谁就必定要堕落到从事蛊惑宣传的地步。”^①

这只是来说明以前说过的话，并明确伊里奇对通俗读物的要求。

1903年，当自发的农民起义开始时，伊里奇就写了一本《给农村贫民》的通俗小册子，在小册子中向农村贫民解释工人为了什么而斗争，为什么农村贫民应当同工人一起前进。

1905年7月，伊里奇写了《三种宪法或三种国家制度》的著名传单。传单上把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三者按形式、内容和目的来加以比较。这个传单是明确和通俗的范例，但同时是严肃解释问题的范例，是“认真”谈话的

^① 缺失

范例。

按伊里奇的意见，共产党员在形势急剧转变的关头，特别应当写得通俗，讲得通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17年4月代表会议上说：

“许多人，连我本人在内，都在群众面前，特别是在士兵面前讲过话，我想，假如一切问题都从阶级观点来解释，那么他们很难了解我们的立场，很难了解我们想怎样结束战争，我们认为怎样才能结束战争。广大群众对我们的立场有许多误解和完全不了解的地方，因此我们应该讲得极其通俗。”^①

列宁在同一演说中说：“必须面对群众，向他们作具体的答复。”^②要有明确的政治思想。“联欢缺乏明确的政治思想。”^③列宁在讲到不摧毁资本家的统治，就不能实行所提出的和平条件时，曾坚持要把这一思想向群众解释清楚：

“我再说一遍：需要把这一真理向不觉悟的人民群众由浅入深地解释清楚，使那些没有修养的人了解问题的实质。目前流行的论战争的书刊都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把事情描绘成似乎阶级斗争并不存在，两个国家是友好相处的，后来一个国家攻击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国家就实行自卫。这些书刊的全部错误和谎言就在这里。这是一种丝毫没有客观精神的庸俗议论，是有教养的人对人民的有意识的欺骗。”^④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列宁认为善于通俗地讲话和写作

①
②
③
④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使共产主义对群众说来成为象他们自己的事业一样明白易懂的东西。通俗演讲和通俗小册子应当有激起某种行动的具体目的。通俗演讲中所发挥的政治思想，应当是准确、鲜明而含意深长的。任何的庸俗化、简单化和脱离客观性的做法都是不允许的。应当准确地按提纲阐述问题，帮助听众或读者自己去作结论，而只把这些已经被听众或读者意识到的结论加以总括和表述。

不要从抽象的议论出发，而要从切近听众或读者、能激动听众或读者的事实出发，并逐渐地、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解释这些事实同阶级斗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最重要问题之间的联系。

列宁就是这样来教大家通俗地讲话和写作的。

目前，通俗读物具有特别的意义。由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群众必须尽可能清楚地了解形势，学会了解日常生活中他们关心的事实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本问题之间的联系。这样的读物简直少得可怜。应当写这种读物。必须向列宁、向群众学习怎样通俗地写作。必须学会善于写通俗作品的本领，努力工作，集体地养成这样写作的本领，并在实践中检查取得的成绩。

写于 1930 年

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
是党的报刊的编辑和组织者》

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的著作

在俄国,由于工业落后,工人运动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发展,当时在其他许多国家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已广泛展开,已有法国大革命的经验、1848年革命的经验,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革命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了。马克思的学说指明了社会发展的方向,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崩溃及其为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必然性,指出了新的社会形式发展的道路,即阶级斗争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阐明了无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作用及其胜利的必然性。

我国的工人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发展起来的,它不是盲目地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而是有明确的目的和道路。

列宁作了很多很多的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光芒来照耀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道路。马克思逝世已经五十年了,但是马克思主义仍继续是我们党的行动指南。列宁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深化。

因此可以想见,阐明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著作这一同题,会使读者感到多么大的兴趣。

列宁精通马克思的著作。当他于1893年来到彼得堡时,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已经有了渊博的知识,这一点使当

时的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感到非常惊奇。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当马克思主义小组才开始组织时，人们主要是学习《资本论》第1卷。《资本论》一书虽不易得，但是毕竟还能找到。至于马克思的其他著作，情况就更差了。大多数的组员连《共产党宣言》也没有读过。例如，我自己只是在1898年放逐期间，才第一次读到了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严格禁止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述情况就够了：1897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为《新语》杂志^①作的那篇题为《评经济浪漫主义》的文章中，为了不给该杂志添麻烦，竟不得不避免使用“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等字眼，而使用譬喻的说法。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并努力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版和法文版著作中所能得到的一切。安娜·伊里尼奇娜讲过他同妹妹奥里珈共同阅读法文版《哲学的贫困》一书的情形。他所读的书大部分是德文的。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最重要的、他最感兴趣的地方，都给自己译成了俄文。

在1894年秘密出版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第一部大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就引用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于1843年写给卢格的信、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

《人民之友》这一著作，大大地开扩了当时还很少知道马

^① 缺失

克思著作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眼界，按新的方式阐明了一系列的问题，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列宁的下一部著作，即《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中，我们已经看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以及《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引证了。

后来侨居国外的生活，使列宁有可能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并加以研究。

列宁于1914年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写的马克思传，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伊里奇精通马克思著作的情形。

另外，列宁阅读马克思著作时经常记录下来的无数摘录，也说明了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中保存有他从马克思著作中摘录下来的很多笔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在自己的工作中利用了这些摘录，反复地阅读过并写了自己的评语。列宁不仅了解马克思，而且还深刻地思考了他的全部学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0年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演说时，曾向青年们说，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使你们学到的共产主义不是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经过你们深思熟虑的东西，是从现代教育观点上看来必然的结论。”^①“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不用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浩繁的工夫，不理解他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事物，便想根据自己学到的共产主义的现成结论来炫耀一番，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是很可怜的。”^②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40页。

^②

列宁不仅研究马克思写的著作，而且还研究资产阶级营垒中的他的敌人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写的著作。他在同这些敌人的论战中 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他在他的第一部大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回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文）一书中，用马克思的观点来反对民粹派（米海洛夫斯基、克里文科、尤沙柯夫）的观点。

列宁在他所著《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中指出了司徒卢威的观点根本不同于马克思的观点的地方。

他研究土地问题时，曾写出了《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列宁全集》第5卷）这篇论文。在那里，他用马克思的观点来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大卫、海尔茨以及俄国批评家——切尔诺夫、布尔加可夫等人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法国有一句成语说：“Du choc des opinions jaillit la vérité”（“争辩出真理”）。伊里奇很爱引用这句成语。伊里奇经常把工人运动基本问题上的各种阶级观点揭露出来和对立起来。

列宁经常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拿来对比，这一点是很突出的。

《列宁文集》第19卷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该卷将列宁1917年以前那一段时期中对土地问题所作的摘要、概要、报告大纲等等材料都收集进去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把“批评家”的意见仔细地作成概要，择出其中最显明、最典型的东西，并将马克思的言论与之对比。他仔细分析“批评家”的言论，竭力指出它们的阶级实

质，把那些最关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突出地摆出来。

列宁常常故意强调某个问题，他认为：声调并不是最重要的，可以说得很粗暴、很激烈，但是重要的是说出问题的实质。他在《致弗·阿·左尔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引证梅林^①的话时写道：“……梅林说得对（《与左尔格通通信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爱讲什么‘客气’：‘他们每次打人从不怎么犹豫，但每次挨打也从不叫苦。’”^②列宁的作风也很激烈，这是他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他曾指出：“马克思说，他和恩格斯经常同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③的‘可悲的’（miserabel）办报方针进行斗争，并且往往斗争得很激烈（“wobei’s oft scharf Hergeht”）。”^④伊里奇并不害怕激烈，但是他要求反驳能针对问题的实质。

伊里奇常爱使用“吹毛求疵”这一字眼。如果争论不是针对问题的实质，而是歪曲事实和细枝末节上吹毛求疵，那他就说：“看，又在‘吹毛求疵’了。”

列宁还更严厉地反对那种不以说明问题而以打派别的小算盘为目的的论战。这是孟什维克惯用的方法。他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断章取义地抓出一些字句，撇开说这些话时的具体环境，便以这些字句作掩护，一味地追求派别的目的。列宁在《致弗·阿·左尔格书信集》序言中写道：“如果谁

^① 弗兰茨·梅林(1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杰出的理论家，政论家、历史学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②

^③

^④

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英美工人运动的劝告可以简单地直接地应用到俄国来，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为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为了研究某个国家工人运动具体的历史特点，而是为了谋求知识分子的小派别组织的利益。”^①

这里我们就直接接触到列宁是怎样研究马克思著作的问题了。这部分地可以从上面这段引文中看到：要弄清楚马克思的方法，学会象马克思那样研究特定国家的工人运动的特点。列宁就是这样做的。对列宁说来，马克思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有一次无意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谁愿意请教马克思……”这句话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自己经常是“请教”马克思的。在革命最困难的转变关头，他就去反复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有时到他的办公室去，可以看到，周围的人都很不安，而伊里奇却在读马克思的著作，而且难于脱手。列宁醉心于马克思的著作，并不是为了使神经镇静，不是为了取得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对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的信念——这种信念伊里奇是足够的，而是为了“请教”马克思，以便从他那里找到对工人运动最迫切问题的回答。列宁在《弗·梅林论第二届杜马》一文中写道：“这些人是靠断章取义地摘录一些东西来作为自己的论据，他们抓住关于支持大资产阶级反对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一般原理，不加批判地用来对待俄国的立宪民主党和俄国革命。

梅林给这些人上了很好的一课。凡是愿意就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问题向马克思求教的人（着重号是我

^①

加的。——娜·康·注)，都必须掌握马克思针对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作的论断。难怪我国的孟什维克如此胆战心惊地回避这些论断了！这些论断最完整最鲜明地表达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通过妥协主义的资产阶级进行的无情斗争。”^①

研究马克思分析类似的局势的著作，仔细地分析这些著作，和当时的情况相比较，找出其中的异同点——这就是列宁的方法。1905-1907年革命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伊里奇是怎样运用这种方法的。

列宁早在1902年，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就写道：

“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②

我们知道，1905年的革命斗争已经提高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作用，而1917年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就真正把俄国无产阶级变成了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了，但这只是在《怎么办？》一书写出十五年之后的事情。在1905年1月9日在冬官广场上枪杀工人的事件^③之后，革命浪潮日益高涨起来，

^① 《列宁全集》第12卷第374页。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15页。

^③ 1905年1月9日（俄历，星期日），彼得堡十四万工人为支援普梯洛夫工厂的罢工，受暗探局奸细加邦牧师的蒙蔽，列队到冬宫向沙皇请愿，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出版言论自由，等等。沙皇下令开枪镇压工人，死千余人，伤二千余人。这一事件又名“流血星期日”。

这时，党应当把群众引向哪里，党应当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就迫不及待地提出来了。于是列宁又请教马克思。他特别细心地研究马克思关于 1848 年法国和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一切著作，《1848 年至 1850 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和弗·梅林编印的有关德国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第 3 卷。

伊里奇在 1905 年 6、7 月间写成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这部著作里，他用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群众去和专制制度进行最坚决、毫不调和的斗争，直到武装起义位置的策略，同孟什维克坚持和自由资产阶级进行妥协的策略加以对比。列宁在《两种策略》中写道：必须消灭沙皇制度，“代表会议（新火星派分子的一一娜·康·注）也忘记了，当政权还在沙皇手中的时候，任何代表的任何决定，都会和德国 1848 年革命史上有名的法兰克福议会的‘决定’一样，成为无聊而可怜的空话。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曾在他主编的《新莱茵报》^①上，非常尖刻地讥笑了法兰克福的自由主义‘解放派’，因为他们说了许多漂亮话，通过各种各样的民主主义的‘决定’，‘立了’各种各样的自由，而事实上却让政权留在国王手中，并没有组织武装斗争去反对掌握在国王手中的武装力量。当法兰克福的解放派还在那里空谈时，国王却抓住了时机，加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反革命便依靠实际的力量，把民主派和他们的一切美妙的‘决定’打得落花流水了。”^②

^① 《新莱茵报》，1848 年 6 月至 1849 年 5 月在德国科伦出版，由马克思主编，是民主派中无产阶级的战斗机关报。

^②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526 页。

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提出这样的问题：资产阶级能否通过和沙皇制度勾结的手段来破坏俄国革命，或者如马克思说过的那样，能否用“平民手段”来对付沙皇制度。“如果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那时，我们就能用雅各宾派^①的方式，或者说，用平民的方式来对付沙皇制度。马克思于1848年在有名的《新莱茵报》上写道：‘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对付资产阶级的敌人，即对付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见《马克思遗著》（Marx' Nachlass）梅林版第3卷第211页）在民主革命时代用‘雅各宾主义’这种吓人的字眼来吓唬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的人，是否思索过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呢？”^②

孟什维克说，他们的策略就是“仍然是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党”，说这并不排斥在某一个城市里局部地暂时地夺取政权并成立革命公社的做法。列宁这样提出问题并回答说：

“‘革命公社’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新火星派——娜·康·注）的革命思想是混乱不堪的，结果就——这是很常见的事——尽说**革命的空话**。的确，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决议中使用‘革命公社’这样的字眼，不过是说革命的空话而已。马克思屡次斥责过这种用**早已过时的**‘动听的’名词来遮盖将来的任务的空话。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动听的名词，在这种情形下就会变成空洞而有害的华而不实的东西，变成装饰品。

^① 雅各宾派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民生组织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1793年，他们依靠巴黎人民起义，夺取政权，建立了历史上有名的雅各宾专政，采取革命的恐怖手段，镇压反革命活动，击退外国武装干涉者。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50页。

我们必须向工人和全体人民清清楚楚地、毫不含糊地说明：为什么我们要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如果在将来，在已经开始的人民起义得到胜利的结局而我们对政权有了决定性的影响时，我们究竟要实现一些什么样的改革？这就是摆在政治领导者面前的问题。”^①

“这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人从来没有思索过马克思所说的必须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的话。他们白白地接受了马克思的名字，其实，他们在草拟策略决议的时候完全是在模仿法兰克福的资产阶级空谈家，模仿他们自由地批评专制制度、加深民主意识而不懂得革命时期是行动的时期、是要既从上面又从下面行动的时期。”^②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③列宁就用马克思这句话做根据来估计势不可当的革命的作用。

列宁接着分析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的言论时解释了什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列宁在进行比较时也讲到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区别问题。他写道：“可见，只是在1849年4月，在革命报纸出版了几乎一年以后（《新莱茵报》是从1848年6月1日开始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在此以前，他们只办了一个和独立工人政党在组织上没有任何联系的‘民主派机关报’！这事实，这件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是骇人听闻的和不可思议的事实，清楚地向我们表明，

① 《列宁选》第2版第1卷第571页。

② 同上书第586～587页。

③ 同上书第601页。

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现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这件事实向我们表明，在德国民主革命中所显露出来的运动的无产阶级特征和无产阶级潮流要少得多（因为德国在 1848 年还落后，在经济方面落后，在政治方面也落后——国家没有统一）。”^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1907 年所写的那专门论述马克思的通信和活动的文章，是特别有意思的。

这就是：《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 12 卷第 96-105 页），《弗·梅林论第二届杜马》（《列宁全集》第 12 卷第 369-376 页）以及《致弗·阿·左尔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692—710 页）。这些文章特别详尽地阐明了列宁研究马克思著作的方法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列宁因与波格丹诺夫发生意见分歧而重新努力研究哲学、辩证唯物主义问题成了他特别注意的中心时所写的。

列宁既研究马克思关于类似我国革命失败后所发生的问题的言论，同时又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向马克思学习如何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历史的发展。他在《致弗·阿·左尔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写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同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比较一下，是大有益处的。如果注意到在德国和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在各该国全部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形式各不相同这一事实，那末这种比较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从科学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625 页。

看到唯物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的实际政策和策略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决定战斗的无产阶级的任务的典范。”^①

1905年革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迫切问题，列宁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又更深入地思索了马克思的著作。在革命的火焰中锻炼了列宁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方法（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这种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方法，使列宁取得了与那些曲解马克思主义和阉割其革命实质的现象作斗争的武器。我们知道，列宁所著《国家与革命》一书，在组织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事业上起了何等巨大的作用。这一著作完全是根据对马克思关于国家的革命学说的深刻研究写成的。

我们且把列宁所著《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头一页引证如下：“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93页。

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①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可别小看他们！）。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摧残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仿佛马克思培育出极有组织的工人联合会是为了进行掠夺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风气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②斯大林同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这一著作中写道：“只有在下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公开发动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当推翻资产阶级的的问题已经成为直接的实践问题的时候，当无产阶级的后备军问题（战略）已经成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的时候，当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议会形式和议会外形式（策略）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期，才能制定无产阶级斗争的完整的战略和周密的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被第二国际^③机会主义者埋没了的

^① 沙文主义是资产阶级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因法国士兵沙文狂热地拥护拿破仑第一的侵略扩张政策而得名。社会沙文主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它是机会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产物。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们在“保卫祖国”的号号下，公然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放弃革命斗争，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完全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74页。

^③ 第二国际创立于1889年，是各国社会党的国际联合组织。它的初期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下，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阶级队伍，促进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方面，起过积极作用。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首的修正主义分子占据了领导地位，第二国际逐渐蜕化变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第二国际的大多数社会党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政党，第二国际终于彻底破产。

那些关于策略和战略的英明思想，正是在这个时期被列宁发掘出来重见天日的。（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康·注）但是列宁并不限于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策略原理。他还向前发展了这些原理，补充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理，把这一切结合为指导无产阶级斗争的规则和指导原则的体系。”^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经常重复他们的这句话。他用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方法，革命的实践，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全部情况，使列宁能够把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变为真正的行动指南。

我来讲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吧。不久以前我们庆祝了苏维埃政权成立的十五周年。我们就联想起1917年10月组织夺取政权的情形。夺取政权并不是自发的，而是经过列宁深思熟虑的，他当时所遵循的是马克思关于如何组织武装起义的直接指示。

十月革命把专政交到无产阶级手中，这样一来斗争的全部条件就根本改变了：正因为列宁不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言论的字句为指南，而是以这些言论的革命内容为指南，他也就善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来。

我只是讲到了几点。今后还必须做一番巨大的研究工作：把列宁从马克思那吸取的一切都挑选出来，查明他是怎样吸取的，是在什么时期，和什么样革命运动的任务有联

^① 《列宁主义问题》。。缺失

系。我连民族问题、帝国主义等这样极其重要的问题也都没有谈到。《列宁全集》和《列宁文集》的出版，会有助于这一工作的进行。列宁在革命斗争的各阶段上(自始至终)研究马克思著作的道路，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更深刻地了解马克思，而且还帮助我们更好地、更深刻地了解列宁本人，了解他研究马克思著作的方法和把马克思学说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的方法。

还须指出列宁研究马克思著作的另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方面。列宁不仅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研究了马克思的“批评家”评述马克思的著作，他还研究了马克思之走向某一观点所经历的道路，研究了那些曾启发过马克思的思想并把这些思想推向某一方向的著作，研究了——如果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来源，还研究了马克思从某一著作家那里吸取了些什么材料，怎样吸取的。他尽力深入地钻研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1922年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写道，必须使《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①杂志的撰稿人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②的辩证法组织系统地研究。他认为如果没有可靠的哲学论据，便无法对付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至于怎样从唯物主义观点研究黑格尔辩证法的问题，列宁曾根据自己的经验谈到过。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

^①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是1922年1月至1944年6月在莫斯科出版的一种哲学和社会经济月刊。

^②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有关的一段话吧：

“……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撰稿人就应该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所写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根据马克思怎样运用他从唯物主义来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各方面来阐明这个辩证法，在杂志上登载黑格尔主要著作的节录，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加以解释，引用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实例，以及引用现代史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提供得非常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辩证法的实例来加以评注。依我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一些编辑和撰稿人应该形成一种‘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从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黑格尔辩证法中，可以找到(只要他们善于去找，只要我们能学会帮助他们)自然科学革命所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的解答，而崇拜资产阶级时髦的知识分子在这些哲学问题上却往往‘跌入’反动的泥坑。”^①

《列宁文集》第9卷和第12卷现在已经出版了，这两卷书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08-609页。

说明列宁在研究黑格尔的基本著作时的全部思想过程：说明他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去研究黑格尔的著作，以及如何把这一研究同深入探讨马克思的言论紧密联系起来，他很善于在各种极不相同的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行动的指南。

列宁不仅研究了黑格尔的著作。有一次他读了马克思1858年2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在这封信里对拉萨尔^①所著《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共二卷)给了严厉的批评，把这部著作称为“小学生的”作文。列宁起初把马克思的批评做了简要的表述：“拉萨尔简单地重弹黑格尔的调子，抄袭他的话，无数次地反复咀嚼黑格尔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个别论点，用无数的学究气、书呆子气十足的废话来充塞自己的著作。”^②但列宁还是研究了拉萨尔的这一著作，把它作成纲要，写了摘录，加上评语并在末尾做出总结书：“总之，ΣΣ^③，马克思的评论是正确的。拉萨尔的这本书不值得一读。”^④但是列宁自己研究这一著作的结果使他更深刻地了解了马克思，了解了为什么这样不喜欢拉萨尔的这一著作。

最后，我还想指出列宁对马克思著作的另一工作形式——这就是把马克思的学说通俗化。如果进行通俗化工作的人“认真”从事这一工作，决心用最简单易懂的形式来说明

① 费迪南·拉萨尔(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最早的机会主义代表人物，混入革命队伍的内奸和工贼，与普鲁士宰相俾斯麦相勾结，出卖德国工人运动。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85-386页。

③ 即 summa summarum——总而言之。

④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2页。

某一理论的实质，那末这一工作就会使他自己得到很多东西。

列宁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他从流放地写信给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说：“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学会为工人写作。”

他想把马克思的学说写成对工人群众亲切易懂的东西。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在工人小组中上课时，就力图首先向大家解释《资本论》第1卷，用他的听众生活上的实例来解释该卷所叙述的那些原理。1911年，列宁在龙寿姆(巴黎城郊)党校(列宁在那里从事培养那些准备领导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的干部的工作)向工人们讲授政治经济学时，就力求简易地解说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伊里奇在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总是尽力设法把马克思学说的各部分加以通俗化。1921年关于职工会问题发生争论时，列宁关于如何应用辩证法来研究事物和现象的解说，是通俗化的典范。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象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①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 缺失

这不多的几行字，是列宁多年研究哲学问题，经常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经常“请教”马克思所得的结晶。这几行字扼要地指出了研究各种现象时应当作为行动指南的全部本质的东西。

列宁如何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这件事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去研究列宁的学说。列宁的学说和马克思的学说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它是实际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于 1933 年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学习
列宁那样工作》

列宁著作中的《资本论》

马克思主义同善于观察生活，了解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一切方面。但是，他们之所以要进行批判，并不单是因为他们是“批判地思维的人”，而是因为这种批判开辟了正确的斗争道路。

列宁向马克思学习批判地观察生活，分析各种生活现象，识别主要的和次要的；学习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引导无产阶级参加斗争，并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争取斗争的胜利。

在《列宁全集第2版和第3版索引》中列举了列宁著作中所有引用《资本论》的地方。这是很有意义的材料。在全部三十卷中直接引用共有一百八十五处。引用最多(一百十四处)的是全集的头三卷，因为这个时期需要特别顽强地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第1卷中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引用的很多(二十处)。这一著作写于1894年，曾秘密地胶印了二百五十份。这一著作在引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列宁在这里引用了马克思关于《资本论》所说的话。马克思写道，他的目的是要指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他把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做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列宁知道很多人不懂得经济怎样和政治相联系，所以他指出，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发展是《资本论》的“骨骼”。列宁写道：“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所以大受欢迎，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一著作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向读者表明出来，将它的生活习惯，将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具体社会表现，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思想，将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都和盘托出。”^①

列宁在仔细地研究俄国当时的经济制度的同时，于1894-1895年曾在工人小组里进行工作。他向工人们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他教工人们收集有关他们工厂的材料，说明剥削的具体形式。当时曾参加伊里奇小组的工人们回忆说：列宁常常把《资本论》的某一章读给他们听，然后就动员他们到他们工厂的各个车间中收集有关材料。但是，列宁懂得这个工作不应当脱离斗争，他常常帮助工人们根据已揭发的事实组织对资本家的斗争。利用工人们收集的材料印发的传单很快地传播开来并获得辉煌的效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9页。

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阐明了民粹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实质和司徒卢威对它的批评的资产阶级立场。在这里列宁不得不避免引证《资本论》，因为这篇论文要公开出版，宪兵了解到这篇文章是在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因而焚毁了收有这篇文章的文集。

收入了许多经济著作的《列宁全集》第3卷中有三十四处引证《资本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给列宁提供了研究俄国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法。《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引用《资本论》的地方最多——达五十一处。

1905年革命后，在反动年代里，伊里奇着手分析革命强大和软弱的原因。他特别注意农民和土地纲领。在第11卷和第12卷里，我们又碰到《资本论》（特别是第3卷）的引文，当时伊里奇正在仔细地钻研第3卷。

当工人运动在连纳事件之后又重新高涨起来的时候，伊里奇利用公开刊物使党的积极分子注意到：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同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1913年3月列宁为《真理报》写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为当时党的理论杂志《启蒙》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1914年列宁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写了著名的论文《卡尔·马克思》。

特别有意义的是列宁在苏维埃时期对《资本论》的引证。列宁在1922年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说道，无产阶级的胜利引起了思想战线上特别激烈的斗争，我们必须用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刻了解来武装自己，才能抵挡资产阶级

思想的袭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撰稿人就应该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组织系统地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所写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世纪运用的辩证法。……”^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19年1月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那些说工人阶级可以脱离国家而独立，那些不懂得在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人，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窍不通的。伊里奇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就农村工作所做的报告里讲到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曾引证了《资本论》，他在当时的许多文章中也引证了《资本论》。

《资本论》不会不是行动的指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全会的决议说：全体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很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把它的精神贯彻在整个实际工作中，把它带到群众中去。把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的干部认真地研究《资本论》。

于1937年
载于1937年3月27日《真理报》
第85号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09页。

创造性的研究过程

凡是研究过列宁的活动和著作的人，都知道列宁提出自己的基本思想时是多么慎重。如果他产生了某种思想，他首先就竭力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当他把自己正在酝酿中的思想告诉他的交谈者，希望从交谈中找到对他正在思考的观点所抱的新看法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说：“这一点我还得好好地思考”。他写信给卢那察尔斯基，把自己对改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想法告诉他，列宁写道：“等一等再发表，等一等再实行，我还要考虑一两次。”

在周密地考虑了一个基本思想、从理论上加以论证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便从中得出实际的结论，以便“更正确地指导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

但是，“应当善于使公式适应生活”，^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1917 年在他的《论策略书》中写道：“…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长青的。’ ”^②

^① 《列宁选集》262 版第 3 卷第 27 页。

^② 同上书第 26 页。

极其周密地估计实际情况，确定某一种基本思想在当时的具体的实际情况范围之内怎样才能运用和以什么形式运用——这就是列宁对于实行这种或那种实际措施的问题所抱的态度。

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活动和著作，可以观察出，他的某种基本思想是怎样产生、怎样经过周密思考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是怎样从这种思想中得出实际的结论的，又怎样在许多年里顽强地、坚持不懈地实现这一思想，不在困难面前，不在失败面前退却，而是仔细思考失败的原因，设法创造出运用这一思想的更好的、更切合实际的形式。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一切机会主义者的根本的、主要的区别。机会主义者遭到失败而在现实面前退却的时候，就抛弃了事物的本质，认为自己的基本思想已经无用；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遭到失败而在现实面前退却的时候，他所抛弃的是当时那种实现基本思想的形式，他退却了，但退却是为了更好地思考，更好地估计实际情况，用另一种形式来重新开始实现这一思想。

列宁在 1917 年 9 月写道：“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根本做不到的‘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在它们不可避免的时候）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①

这些话就是了解列宁活动的关键。忠于自己的原则；善

^① ——缺失

于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实行这些原则，以便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出尽可能多的事情来使这些原则实现；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以便胜利地实现自己的原则——这就是列宁活动的特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2年3月俄共(布)第使一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应当“……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对于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应当善于三番五次地从头作起，开头碰了壁，就重新再来，——即使这样来上十次也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最后的两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和《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曾经谈到这个问题：应该如何改组我们的国家机关，使他能够花最少的人力和物力而能尽量好地实行必要的措施，使它能够最好地组织有关的工作部门。

为了很好地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些文章，应该仔细研究他是怎样逐步地得出他在这些文章中发挥的观点的。国家机关的问题，应当看成是关于工农掌握政权的国家的问题的一部分。

1917年8月，当列宁同志在七月事变^②后不得不隐蔽在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25页。

^② 指1917年7月临时政府的反革命事变。二月革命后，广大工农群众对临时政府的反动措施日益不满，7月初，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开始举行自发的游行示威，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革命口号，并酝酿举行武装起义。临时政府在血腥镇压游行示威群众的同时，捣毁了《真理报》编辑部，封闭了《真理》，《士兵真理》等布尔什维克报纸，解除赤卫队武装，下令逮捕列宁。从此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临时政府手中，结束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芬兰的时候，他就利用这段时间来更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他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看待国家问题的，他们是怎样估计 1848 年法国革命的经验和巴黎公社的经验的，他研究机会主义者是如何曲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的，并且开始研究俄国 1905 年革命和 1917 年二月革命的经验，但是十月来到了，所以，《国家与革命》这本小册子就没有写完，而以后的事件把它写完了，这些事件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书中捍卫的思想。

旧的国家机器应当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官僚国家机关处处都是在压迫人民群众这方面进行工作；它应当被消灭，被破坏。列宁写道：“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①旧的国家应当被新的国家所代替。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的是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②

但是，无产阶级所建立的国家，将是特别类型的国家，在这种国家中，官员将起完全不同的作用。

“一下子彻底消灭各地的官吏机构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消灭一切官吏机构，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204 页。

^② 同上书第 192 页。

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①

“‘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这是恩格斯在理论上最重要的论断。……公社已经不成其为国家了，因为公社所要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剥削者)；它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经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②

写于 1923 年

载于娜·康·克鲁斯卡娅：《关于弗·伊·列宁的最后两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和〈我们对工农检查院应该怎么办？〉》

①

②

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列宁在 1894 年写的第一部巨著《什么是“人民之友”……》，对于建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起了很大作用。他在书中写道，要做无产阶级中的思想领导者，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就必须进行巨大的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就会融合为一个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说得极为中肯，这就是：

研究，宣传，组织 (Studieren, Propagandieren, Organisieren)。

不做上述理论工作，便不能做思想领导者；……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结论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也不能做思想领导者”。^①

如果我们看一下列宁本人的著作，我们就会看到，他是一个毕生孜孜不倦地工作的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实际宣传家、组织家。列宁对题目的选择是特别使人瞩目的。他选定某一题目不单单是因为这个题目有趣，需要探讨，而是因为这个问题在当时对工人运动特别迫切。例如，在工人运动开始的时候，关于俄国资本主义是否发展的问题，具有决定意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77 页。

义。俄国革命活动的整个方向取决于这个问题。于是列宁就着手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极其重要的研究著作。1905年革命失败了，广大知识界，甚至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甚至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充满了颓丧的情绪，开始怀疑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本身的正确性。于是列宁便着手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世界大战爆发了，在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里，都是一片张皇失措的景象。列宁便着手写关于帝国主义的小册子，揭示这次战争的掠夺性质和这次战争的特点，整个著作是为了使人了解到，社会党人的旧的行为尺度对这次战争是不适用的。社会主义革命日益临近了。列宁当时隐藏在芬兰，写《国家与革命》，揭示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区别，揭示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质是什么。每篇文章，每一科学著作，写的都是当时最迫切的题目。因此，伊里奇的文章和著作是真正的行动指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理论工作有巨大意义；理论工作应当清楚地说明现实情况，照亮斗争的道路。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写道：“我这样强调社会民主主义者理论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巨性，完全不是想把这个工作放到实际工作的前面，更不是想把后一工作推延到前一工作完成以后”。^①他在脚注中写道，“恰恰相反。实际的宣传鼓动工作始终应放在第一位，因为第一，理论工作只是解答实际宣传鼓动工作急需解答的问题。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者往往被客观情势所迫不得不只做理论工作，所

^① ——缺失

以他们非常重视每一次可以进行实际工作的机会”^①

列宁本人的理论著作多半是在狱中，在流放地和侨居国外时写的，而一有可能他就投身到实际工作中去。《国家与革命》一书的跋就说明了这一点。1917年11月30日列宁写道：

“这本小册子是在1917年8、9两月写成的。我当时已经拟定了下一章即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的大纲。但是，除了题目以外，我连一行字都没有来得及写，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但是本书第二分册（关于《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也许要拖延很久才能写出，因为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实际工作十分紧张的时候，没有时间写巨大的科学著作，但这并不是说他这时没有研究理论。我记得，往往在最尖锐的党内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在国内战争的决定性关头，在国内情况复杂的时候，有时一走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就会看到他面前放着译本打开了的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著作，上面划了记号和着重号。对于迫切的问题他是在深入研究理论当中去寻找答案的。许多同志可能亲身觉察到这一点。比方列宁的第一本著作似乎你很清楚，每一个词，每一个字母似乎你都知道，但是过了几年，生活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以新的方式提出了这些问题，情况不同了，条件不同了——你再拿起一篇非常熟悉的列宁的文章，你会惊奇地从中读到从前没有察觉到的东西。几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6页。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76页。

年前我写了一本小册子：《列宁关于集体农庄是怎样讲的》。小册子付印前，我请前往集体农庄的同志把稿子念给集体农庄庄员听，并向他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这里所讲的马克思的看法，你们都懂吗？集体农庄庄员回答说：“现在我们正在亲身经历这一切，马克思的话我们懂。”所以当生活提出新的问题时，列宁就重新阅读他早就熟悉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常常从他们那里找到使他激动不安的问题的回答。

“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过去有些书把什么都描写得好得了不得，其实大半都是最令人厌恶的胡言乱语，虚伪地向我们描绘资本主义社会的情景。

因此，单从书本上来了解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是极不正确的。现在我们的言论和文章，已经不是简单地重复以前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那些论述，因为我们的言论和文章都是同日常各方面的工作联系着的。离开工作，离开斗争，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因为这种书本知识仍然保持了资本主义旧社会中最令人厌恶的特征，即理论与实践脱节。”^①

列宁自己是把理论和实际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并且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理论使伊里奇善于读生活之书他善于根据某一个一眼看来是件细小而无足轻重的事情，就清楚地看出整个形势，这一点同志们总是感到惊奇。他细心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缺失

观察生活，在同工人、农民、士兵交谈时，他总是善于了解他们的情绪，他们对某些问题的态度。他善于接近群众，善于用自己的热情地火焰使群众沸腾起来。

写作日期大约是 1932 年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未写完的手稿，总标题为《列宁的工作方法》

纪念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版二十五周年

1908 年初列宁又被迫出走国外。

革命失败了。极端反动的年代开始了。列宁重又返回国外后考虑的是什么呢？下面是我对列宁的回忆的一段摘录：

“第一次在日内瓦出版的(第 21 号)《无产者报》，终于在二月问世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一号上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意味深长的。他写道：‘我们在革命以前就进行了多年的工作。难怪人民把我们叫做坚如磐石的人。社会民主党人已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绝不会醉心于冒险行动：这个党是在向社会主义迈进，而不是把自己和自己的命运同资产阶级某个阶级的结局连在一起。因此，他就不会沾染资产阶级革命的种种弱点。这个无产阶级的党正在走向胜利’。^①

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这些话表明了那时列宁的全副精神寄托在哪里。在失败的时候他想到无产阶级的伟

^① 《列宁全集》第 13 卷第 422-423 页。

大胜利。每天傍晚我们在日内瓦湖畔散步时他都谈到这一点。”

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开始考虑和撰写他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着手写书当然不是因为当时他有许多空闲时间，而是因为他认为在哲学战线上对修正主义展开斗争在当时特别重要。他在1908年初为公开的文集《卡尔·马克思纪念集》所写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中，曾谈到修正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根源，谈到在各个战线上对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必要性，在哲学、世界观战线上与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必要性。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谈到这一斗争时说道：

“……教授们拿他们那些唯心主义的和‘批判的体系去适应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哲学’（即神学），以酬答官家给他们的薪俸，修正主义者就附和他们，努力把宗教变成‘私人的事情’，不是对现代国家来说而是对先进阶级的政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

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修改’的真正阶级意义是什么，这无须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不说自明的。”^①

伊里奇考虑到必须抓紧哲学战线上的斗争，他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的末尾这样写道：“现在我们往往只是在思想方面经历着的事情，即我们同修改马克思理论的人们所进行的争论（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康·注），现在只是在工人运动中个别问题的实践上暴露出来的事情，即我们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页。

同修正主义者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康·注），将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决定群众的行动有最直接的意义的几点上，将迫使我们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分清朋友和敌人，抛开坏的同盟者，以便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

十九世纪末页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市侩们的种种动摇和懦弱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①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所说的话：过了九年，即 1917 年，发生了伟大的十月革命。无产阶级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受到锻炼并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武装起来的、在思想上团结一致的布尔什维克党，帮助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帮助党远瞩未来，毫不犹豫地沿着既定的道路前进。

哲学战线上的斗争对于布尔什维克明确地提出十月革命的目的，起了极巨大的作用。这一斗争使他们能够正确地预见到事件的发展，摸索到正确的斗争道路。

列宁认为理论具有巨大的意义。列宁认为，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此光辉地制订了它的原理并加以科学论证的辩证唯物主义，才能够指导无产阶级的行动，才能引导它走向胜利。列宁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以巨大的意义，认为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9 页。

这是无产阶级胜利的保证。他不仅是相信这一胜利，而且是坚信无疑。

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初步骤，是同捍卫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民粹派的斗争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斗争。对力图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模糊阶级斗争的作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①的斗争，也是在同一条战线上进行的。对工人思想派、经济派的斗争，是反对降低理论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的斗争。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最初是由于组织问题，后来发展为布尔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放弃全部原则立场，反对日益增长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剧烈斗争。列宁在其全部活动中激烈地反对机会主义、反对放弃原则立场的行为。在反动势力日益猖獗的条件下，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在哲学领域内开始出现机会主义的动摇，有人企图在最不可调和的革命性的外衣下，以少数物理学家走上唯心主义哲学道路为口实来怀疑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歪曲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这时列宁肯定地认为，当前哲学战线上的斗争，是应该紧紧抓住的环节，必须在这个战线上给机会主义以痛击。

我们俄国的机会主义在 1893-1908 年期间往往具有非常幼稚的形式，具有俄国的色彩，但是实质上它仍是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国际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内部日益增长并在 1914 年世界大战爆发时使第二国际完全放弃了全部立场，背

① 合法马克思主义 又称“司徒卢威主义”。19 世纪末在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流行的一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思潮，代表人物有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斯基、布尔加柯夫等。因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常在经沙皇政府准许的合法报刊杂志上发表言论，故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称之为“合法马克思主义”。

叛了无产阶级的事业。

早在 1895 年，有名的德国机会主义者大卫（他在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方面的机会主义言论使他特别出名）他声称，社会民主党不是知识的党，而是意志的党。克拉拉·蔡特金^①在布勒斯劳党代表大会上反驳他说：“在我看来，社会民主党的意志是有明确的目标的，因为它拥有的知识是追求这一明确目标的（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康·注）。如果我们同意大卫的看法，我们就得采取迂回曲折的方针。这一方针由于时而用蜜糖饼干，时而用鞭子，时而用别的方法进行经常的实验，所以始终抽不出时间来研究社会问题。”

我们知道，伯恩施坦^②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是怎样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立场。

伯恩施坦在该书中企图推翻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推翻由这一理论得出的关于动力、关于无产阶级斗争以及这一斗争的结果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刚。伯恩施坦提出阶级调和的理论，硬说什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他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偷换为争取改良的斗争。

1899 年克拉拉·蔡特金在《平等》^③杂志上写道：“伯恩

^① 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国际公认运动和国际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②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右翼首领，无产阶级的叛徒。1895 年恩格斯逝世后，公开篡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成了修正主义的头子。

^③ 《平等》杂志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双周刊，也是德国妇女运动的机关刊物，1890—1925 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出版，1892-1917 年由蔡特金主编。

施坦用空想代替科学，他否认社会主义的经济必然性，说什么社会主义将作为道德的文化的必然性而出现，他力图用这种虔诚信仰来安慰无产阶级。”

在科学路线上被彻底粉碎了的伯恩施坦主义并没有死亡，它又在新的形式下死灰复燃。1908年克拉拉不得不在一次例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反对毛伦布勒歇尔，这个人曾以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自居，说什么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实现，不过是一种纯粹的“指导思想”，是一种信仰和希望。克拉拉愤怒地说：“这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老实说，这是想否认社会主义是科学，想使社会主义不仅倒退到空想社会主义，而且退得更远，想把它从科学的原理变为某种僧侣主义。”摧毁马克思主义，抽去它的科学基础，把社会主义变成某种信仰的对象，某种“被希求和期待的东西”（就是这样），这种行径是国际机会主义的本色。1905年俄国革命的失败，反动势力的猖獗，不仅打击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情绪——俄国革命的垮台也不可能不影响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情绪，加重了它们的机会主义情绪。

在这样的时刻，为保卫马克思主义原理热情而深思熟虑地写成的书，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具有国际意义。

列宁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一点他在结论中已经指出。他的基本任务是对比、分析经验批判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前三章即全书的一半是用来解决这一任务的。列宁表明，经验批判主义者企图动摇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原理的那些站不住脚的做法是多么不科学，他指出，经验批判主义并没有给认识论带来任何本质上的

新东西，它的论据不过是早就被唯物主义者驳倒了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过去的错误的简单重复。

列宁著作的第二个任务是阐明经验批判主义在现代哲学派别中占什么地位。他认为，这是和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学派之一勾结在一起的哲学专家们的一个小学派。

列宁还给自己提出了第三个任务。辩证唯物主义是以各种知识领域中的科学成就为基础的。我们对现存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新的发现不可能动摇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但是它们可以要求改变它的形式。在《列宁全集》第14卷第238页^①上，列宁引了恩格斯的一段话：“甚至随着自然科学〈姑且不谈人类历史〉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路·费尔巴哈》德文版第19页）^②。

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讲演《论列宁主义基础》中评价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正是提到了恩格斯这段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成就的联系的话，这决不是偶然的。

列宁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经常引证物理学领域中最新成就的马赫主义者有没有给改变辩证唯物主义的形式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列宁作出结论说，马赫主义者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形式方面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他们只不过是出于不懂得自然科学领域中发展的辩证法而一筹莫展地东奔西跑的典型。

最后，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给自己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2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

提出的最后一个任务，是揭露马赫主义者有意无意地助长了谁的声势。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唯心主义，这是宗教的提炼形式，它历来就是地主和资本家用来从精神上奴役广大劳动群众的工具。马赫主义者助长唯心主义的声势，滚向造神派和寻神派，阻碍群众自觉性的发展。必须和他们作斗争。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写成已经二十五年多了。这些年代是最尖锐的阶级搏斗的年代。生活时时刻刻都在证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现在我们正处在即将到来更加尖锐的冲突的火焰之中。法西斯焚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千方百计地巩固宗教，企图通过宗教使劳动群众放弃阶级斗争。共产主义愈来愈高地举起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帜，把它和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愈来愈使它成为行动的指南。

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上面引过的列宁的话：“现在我们往往只是在思想方面经历着的事情，即我们同修正马克思理论的人们所进行的争论……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这件事，应该再三地反复阅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才能更明确地提出一切世界观问题。

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约有三十处谈到普列汉诺夫。这些地方一方面充分地表明了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态度，另一方面非常明显的说明了列

宁在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的工作方法。

我在上面曾引过列宁于 1908 年初所写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他在里面写道：“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修改’的真正阶级意义是什么，这无须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不说自明的。我们仅仅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讲特讲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所以必须坚决地着重指出，是因为现在有些人极其错误地企图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在策略方面的机会主义为幌子来偷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垃圾。”^①

这里伊里奇指的是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卢那察尔斯基，瓦连廷诺夫等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

正如我们看到的，这里对普列汉诺夫是非常赞许的。但是，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评价是否妨碍了他批判地对待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呢？完全没有。但是是怎么回事呢？在第 14 卷第 226-227 页^②上，列宁回答了这一问题。他写道：“瓦连廷诺夫想用和毕希纳^③对比的方法来打垮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恩格斯已和毕希纳异常清楚地划清了界限，但瓦连廷诺夫还是说毕希纳有许多同普列汉诺夫相似的地方。”列宁在反驳瓦连廷诺夫时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斥责不好的（主要是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但他们所根据的是更高级、更发展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3-4 页。

② 同上书第 244-245 页。

③ 路德维希·毕希纳(1824-1899)，德国医生，自然科学普及者，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的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休谟主义^①或贝克莱主义。”伊里奇接着写道：“恩格斯异常明白地说，毕希纳及其一伙‘丝毫没有越出他们的老师们[即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的学说的范围’而前进一步。恩格斯责备毕希纳一伙，就是因为这一点，而且仅仅是因为这一点；不是象不学无术之徒所想的那样，是因为他们的唯物主义，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推进唯物主义，‘甚至想也没想到要进一步发展[唯物主义的]理论’。恩格斯责备毕希纳一伙，仅仅是因为这一点。”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就是这样做的。他维护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使他不受马赫主义者的攻击，而当他认定普列汉诺夫有错误和背离辩证唯物主义时，他又批判普列汉诺夫。

列宁认为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认为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因此讨论这一问题时应该抛开所有的派别考虑。列宁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一方面反对有错误观点的布尔什维克，即和它同属于一个派别的战友，同时维护了作为唯物主义者而受到攻击的普列汉诺夫，尽管普列汉诺夫在争论中表现出他是一个最顽固的派别活动者。

在书末第340页^②脚注中，列宁写道“在普列汉诺夫反对马赫主义的意见中，与其说他关心于驳斥马赫，不如说他关心于给布尔什维克带来派别危害。由于他拙劣地可怜地利用根本的理论分歧，他已经受到孟什维克的马赫主义者所著

①

②

两本书的应有的惩罚。”

另一方面，列宁痛斥了《哲学史概论》的作者，因为他们不是光明正大地反对唯物主义，不是反对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①、狄慈根^②，而是戴着只是反对普列汉诺夫的面具，想利用派别愤恨反对普列汉诺夫，从而混淆视听，削弱布尔什维克读者的马克思主义警惕性。这一点列宁在第 10、72、74、110、133 页^③都提过。他把马赫主义者切尔诺夫和马赫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作了对照，切尔诺夫是赤膊上阵，直接同辩证唯物主义的奠基人搏斗（第 86-87 页^④）。

列宁反对马赫主义者，维护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在第 13 页^⑤上他指出，巴札罗夫对普列汉诺夫的反驳和大主教贝克莱（英国唯灵论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生活于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上半叶）反对唯物主义者的论据完全相同。在第 72 页^⑥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维护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唯心主义认为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而唯物主义认为客体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着，并且或多或少正确地反映在主体的意识中”，他维护普列汉诺夫的“人的本性”的观点，并且为了论证这一点还引用了费尔巴哈的话。在第 99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德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

② 约瑟夫·狄慈根（1828-1888），德国工人哲学家、恩格斯的朋友。他通过自学，独立得出了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相近的结论。

③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16、80、83、121、133 页。

④ 同上书第 95-96 页。

⑤ 同上书第 20 页。

⑥ 同上书第 80 页。

页^①上，他对巴札罗夫责备普列汉诺夫是唯心主义者这一点表示愤慨。他写道：“……既然普列汉诺夫是一个背弃了恩格斯的唯心主义者，那末自称为恩格斯信徒的你，为什么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呢？巴札罗夫同志，这不过是可鄙的把戏！”在第184页^②上维护了普列汉诺夫，反驳了马赫主义者对普列汉诺夫的责难，说他作了一次“调和恩格斯和康德^③的学说的倒霉的尝试”，列宁证明，马赫主义者对康德的了解是十分不正确的。列宁在第235-236页^④上指出，在评价狄慈根方面，普列汉诺夫比达乌盖同志正确，并且引用了权威人士梅林的话。与此同时，列宁也指出了普列汉诺夫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第128页^⑤上伊里奇指出，普列汉诺夫在《费尔巴哈论》序言中“……写过这样拙劣的词句，说什么‘信仰’外部世界的存在就是‘哲学的不可避免的获生的跳跃(Salto vitale)’（《路·费尔巴哈》注释，第111页）。‘信仰’这个字眼，虽然是重复休谟的话，并且加上了引号，但无疑地表露了普列汉诺夫用语的混乱。”

在第138-140页^⑥上，列宁指出了普列汉诺夫为《费尔巴哈》所写的序言中在“经验”这一概念上的错误。他（普列汉诺夫）对马赫主义者之使用“经验”概念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警惕性，他没有揭明马赫主义对“经验”一词的理解和唯物主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00-110页。

② 参见同上书第199页。

③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先验论者，不可知论者。

④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255页

⑤ 同上书第141页。

⑥ 同上书第151-154页。

义对“经验”一词的理解是根本矛盾的。

在第 219-220 页^①上，列宁指出了普列汉诺夫把人的感觉、表现称为“象形文字”这一错误。我把列宁文章中有关的一段全部摘引出来：“……我们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兴高采烈地攻击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论’，即一种认为人的感觉和表象不是现实的物和自然过程的复写，不是它们的模写，而是记号、符号、象形文字等等的理论。巴扎罗夫嘲笑这种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但是必须指出，如果他为了保护非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而反对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那他是对的。但是巴扎罗夫又在这里使用耍把戏的手法，在批判‘象形文字论’的幌子下偷运其否认唯物主义的观点。恩格斯既没有说符号，也没有说象形文字，而说的是物的复写、摄影、模写、镜像。巴扎罗夫不是指出普列汉诺夫由于违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说法而犯的错误，而是用普列汉诺夫的错误来蒙蔽读者，使读者看不到恩格斯的本来说法。”

在第 89 页^②上，伊里奇指出普列汉诺夫在翻译恩格斯原文时的一个错误，即在说明康德的“自在之物”时漏掉了“un-faß baren”^③一词。

所有这些对普列汉诺夫错误的非常严正的批评，都是平心静气的。只有一次伊里奇忍不住了，狠狠地骂了普列汉诺夫，在第 238 页^④上：“……新物理学，确切些说，新物理学中

①

②

③

④

的一定学派跟马赫主义和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其他变种有联系，这却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象普列汉诺夫那样，忽视这种联系来研究马赫主义，就是嘲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也就是为了恩格斯的某个词句而放弃恩格斯的方法。”

列宁批评普列汉诺夫最多的，是由于他不懂得，随着对周围世界认识的深化，即随着各科学领域的不断获得成就，辩证唯物主义的形式必然会进一步地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不是什么静止不动的、僵化的东西，而是一种不断成长、发展、随着科学进步而更换自己形式的东西。

在后来几年，列宁继续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和形式。他有关哲学方面的摘录和笔记保存下来了。其中一本笔记中有《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的草稿。这篇短文曾作为附录附在第13卷（俄文第3版）。那里有一处（第303页）谈到普列汉诺夫，这一处就其内容而不是就其形式来说，是很尖锐的：“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①

1921年伊里奇在论述工会问题时非常简单扼要地叙述了辩证逻辑的实质^②。他在这方面的意见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重复了。在该文的脚注中，他要求把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论文专集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读物。

当然，在1921年，他并没有改变他对普列汉诺夫所犯错

^①

误的看法，但是他认为，在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哪里有许多可以学习的东西，不知道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言论，就不可能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向前进。

写于 1934 年

载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

1934 年第 4 期

列宁的方针

当你的思想掠过伊里奇的生活道路是，当你回忆伊里奇所做的工作时，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的早期的方针性的（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著作。1894 年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就是这些著作中的一种，它当时是秘密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指出了明确的远景。它的结束语是：“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成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的）沿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①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实际生活证实了这段话中的每一个字。这个目标在现在看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三十五年前，它还仅仅是科学的预见。仅仅是用科学社会主义观点对俄国现实进行科学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这个目标贯彻在列宁终生的活动中。它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某种预言，更不是盲目的信仰，而是科学的信念。伊里奇在 1894 年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79 页。

规定的这个目标，照耀着党的整个道路。德国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在九十年代末写道：“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我还记得，伯恩施坦的这句话曾经如何引起伊里奇的愤怒。他认为伯恩施坦的话有削弱运动、涣散运动的危险。三十五年前，共产主义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是极遥远、极不现实的事情。谈论共产主义好象完全是多余的。当时人们没有估计到这个目标的巨大的组织作用。

三十五年前还只能极为公式化地确定达到这一伟大目标的道路。但是，伊里奇在《人民之友》里指出了一种把活水注入公式、在每一个阶段使公式有血有肉的方法。他写道：“……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是要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去反对横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道路上的现实的真正的敌人……在这种条件下，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就会融合为一个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说得极为中肯，这就是：

研究，宣传，组织(Studieren, Propagandieren, Organisieren)。

不做上述理论工作，便不能做思想领导者；不根据事业的需要进行这项工作，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结论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也不能做思想领导者。

这样提出任务就能保障社会民主主义者免除各种社会主义者团体所常患的毛病，即免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①

布尔什维克走的是这条道路，共产党走的是这条道路，并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缺失

且因此而取得了胜利。

研究，研究理论，研究现实，有时候，你走进伊里奇的办公室，你会看见，他坐在那里反复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就是在国家处于最艰难的生死关头时，他也是这样。伊里奇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还能研究理论的这种才能，总是使我感到惊奇。他从理论中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善于把实践同理论结合起来，把日常斗争中初看起来极为琐碎的问题同重大的原则问题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党的特征，是列宁全部活动的特征。就拿伊里奇在彼得堡活动的时期来说吧，当时工人运动还刚刚开展起来。他从不按时供给工人开水这样的问题当中引申到关于阶级矛盾的问题，关于必须进行阶级斗争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问题。理论使实践深入，同时理论本身又从实践中吸取新的力量和不断深化，使理论的作用更大。

伊里奇要求在研究理论的同时，还要根据各种材料和亲身的观察来研究现实。了解伊里奇的人都知道，伊里奇多么善于观察生活和抓住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冷静地考虑现实，善于正视真理，不管真理是多么无情，不为成就陶醉——这些都是伊里奇的特征。做到这些对他来说本来是不容易的。按性格来说，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他对一切有关的事情都非常关心。假如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往往激动的很厉害，焦急不安，彻夜不眠，早晨起床时完全象个病人，气色很难看。

我不由得想起反动统治的年代，即第二次流亡的年代，当时正是分裂时期。这个时期耗费了伊里奇的不少心血。但是，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无论什么严重的不幸和不好的心情

都不能模糊他的视线，他总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也要求每一个党员，要求全党都有这样的清醒的头脑。研究理论，并不断地丰富理论，在党内已形成为传统。在运动极为广泛地开展起来，许多实际问题提到首要地位，需要给以极大注意的时候，这个传统是尤其重要的。把理论同实践、把实践同理论密切结合起来的传统，给我们党增加了巨大的力量：今后我们要继续发扬这个传统，不应有丝毫的动摇。青年党员应当努力学习列宁掌握知识的方法和列宁研究现实的方法。

研究、认识现实，这是计算。大家知道，列宁是多么重视计算。这种计算不仅仅是统计学上的、数量上的计算，而且是质量上的计算。学习计算得愈来愈准确，愈来愈深入——这个任务并没有从日程上取消。

宣传，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人民之友》中提出的第二个任务。使群众了解革命理论、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方法，这是伊里奇的终生事业。开始的时候很简单，只是在四-六个人的工人小组里靠手抄的传单进行宣传，可是这样的宣传发展成用语言和事实对千百万人进行的宣传，发展成世界性的宣传。

列宁不断地研究宣传方法，研究如何进行宣传才最能令人信服，令人激动。现在他的主要的言论和著作已经收集起来，因此可以研究他在这方面的的工作。鼓动是宣传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能把理论同实践特别紧密地结合起来。如何抓住当时最能激动群众的事情，如何把激动群众的某一现象同基本的理论问题结合起来，如何把各种现象联系起来，伊里奇对这些问题曾孜孜不倦地作过许多研究。就是因为这个缘

故，他的演说和文章才具有这样大的说服力。如何用“生动的事实”来进行宣传，如何把事实变为生动的宣传材料，伊里奇曾仔细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如何把报刊变成集体的宣传员和鼓动员，列宁对这点也给以极大的注意。

列宁十分重视通俗化的问题，就是说，要善于清楚、简单、具体、通俗易懂地向工人和农民讲解重要的和严肃的问题，同时又不造成任何的简单化和庸俗化，他在他的革命活动初期写给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信中说：“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写作。”^①在这方面他也作过许多研究。

应当把列宁关于宣传和鼓动以及关于说服群众的方法的一切言论和著作都收集起来并加以整理。这是每个党员都知道的。

最后，列宁在《人民之友》中强调指出的第三个任务，就是要善于组织。他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他为实际组织问题用去了很多时间。在这方面比在其他方面更需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前所未有的工作。我们知道，列宁曾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组织者，是《火星报》的组织者，是党的组织者，是苏维埃政权的组织者。组织工作要求有很大的耐性，坚韧不拔和沉着冷静的精神。列宁的传记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描绘他的组织活动的图画。《列宁全集》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组织问题方面的最宝贵的意见。他说，社会主义的中心和基础在于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他写道：我们的任务是改变整个机构。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第6页

需要把人民中的一切觉醒的和具有创造能力的人都汇合到现有的以及劳动群众今后将要建立的组织里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力求尽量仔细地耐心地去考验和识别真正的组织家，即那些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本领的人才，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又能埋头苦干（不管别人的忙乱和喧嚷），使苏维埃组织下的很多人都能坚强地团结起来，和衷共济地工作。

列宁总是把研究革命理论和周围现实的问题，把研究时代和国家特征的问题，把宣传和鼓动问题以及组织问题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深入研究所有这些工作的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使列宁和党成为广大群众的真正领袖。

写于 1931 年

载于 1931 年 4 月 22 日《真理报》
第 111 号

列宁怎样利用图书馆

列宁的很多时间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他住在萨马拉的时候，向图书馆借了很多书。到了彼得堡以后，他整天呆在公共图书馆里，他向自由经济学会图书馆和其他许多图书馆借阅大批书籍。甚至当他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姐姐还到图书馆去给他借书。他从这些书中做了很多摘录。在《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中记载着，列宁为了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曾参考了五百八十三本书。《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许多引证都是从这些书中引来的。列宁自己是否买得起所有这些书呢？其中有许多书，例如对列宁特别有价值的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甚至是非卖品。此外，列宁当时所过的是大学生一般的生活，住在一个小房间里，生活很俭朴。他不可能拿出这样多的钱（至少一千卢布）来买这些书，也没有时间到各书铺去找这些书，如果去找，那他就没有时间去读这些书了，如果没有图书馆的图书目录，其中有许多书他甚至会不知道。最后，他也没有地方放置这些书。列宁读了这些书，不仅写出了象《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重要的巨著，同时还很好地研究了当时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那个列宁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于1899年出版。

到国外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更加勤奋地利用图书馆。他懂得许多外国语，因此读了大量的外文书籍。他无论如何也买不起这些书，因为在流亡期间，每一个戈比的支出都得精打细算，要节省电车费、伙食费及其他费用。但是，如果不读书，不阅读外文报纸和杂志，伊里奇就不可能从事他所进行的工作，也不可能具有非常丰富渊博的知识。

看看《列宁家书集》就可以知道，他是多么重视图书馆。

1895 年他第一次出国，观感很多；他在柏林住了几个星期，一方面观察工人的生活，同时在柏林皇家图书馆看书。1895 年伊里奇被捕入狱，经过了三个星期，他便安排了利用图书馆书籍的计划。他不仅利用监狱图书馆里的书籍，而且还设法利用监狱外图书馆的书籍。在被捕三个星期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狱外写信说：

“他们允许犯人从事写作。这个问题我还特地问了一下检察官，虽然我以前就知道这一点（他们甚至还允许监狱里的犯人从事写作）。他告诉我，书籍只要不违禁，在数量上是不受限制的。而且还允许把书归还，就是说，可以利用图书馆。所以这方面的条件相当好。

另外一个困难得多的问题是找书的问题。需要的书很多（我在下面附了一份书单，这些书是我现在就需要的），因此要弄到这些书是要费很多周折的。我甚至不知道是否能把书全部都弄到。大概可以从自由经济学会的图书馆借到一些书，这个图书馆规定，把书借回家要付押金，借书期限是二个月（我已经从这个图书馆借了一些书，并且付了十六卢布押金），但是这里的书很不全。要是能够利用（通过某个作家或教

授)大学的图书馆和财政部学术委员会的图书馆,那么找书的问题就算解决了……

最后一个最大的困难是送书问题。这不是送一两本书的问题,而是必须在一个很长时间内定期地向各个图书馆借书,把书送给我(我想,每两星期送一次足够了。如果一次能借来较多的书,那么,每月送一次也可)和把书取走。我真不知道怎样来安排这件事。是否可以这样:找一个看门人或者扫院子的人,或者找一个送信人或小孩,我可以给一些钱,请他给我送书。根据工作条件和图书馆的借书规章,换书工作就要求做得正确和准时,所以,这一切都需要好好安排。

‘讲话起来容易……’,我很清楚地感觉到,要是实现这个想法是不那么容易的,我的‘计划’也可能是一种空想……”^①

安娜·伊里奇娜担负了从图书馆借书和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书送到狱中的工作。

列宁在去流放地的途中,1897年3月4日至4月30日是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度过的。在这期间,他常到一个叫尤金的人的图书馆去。列宁在3月10日从克拉斯诺尔斯克给玛利亚·伊里奇娜的信中写道:

“昨天我终于到这儿著名的尤金图书馆去了,尤金亲切地接待了我,并且让我参观了他的书库。他允许我在图书馆里看书,而我想,我大概是可以去的(在这方面只有两个困难:第一、他的图书馆在城外,但还不算远,总共二俄里左右,因此可以把它当作一次愉快的散步。第二、图书馆还没有完全整理

^① 《列宁选集》第37卷第21-22页。

好，因此我经常去借书，会给主人带来过多的麻烦)。究竟如何，看情形再说吧。我想，第二个困难也是可以解决的，我还很不熟悉他的图书馆，但是，不管怎样这里收藏的书籍是相当丰富的，例如，这里有十八世纪末叶直到现在的各种杂志(最重要的杂志)的全套合订本。我想这些杂志可以成为我写作上迫切需要的参考材料。”^①

列宁在 3 月 15 日的信中还提到这个图书馆：

“我每天都要到图书馆去，图书馆离城二俄里，所以我来回要走五俄里(约一小时)的路。每天有这样的散步，我很满意，也很愉快，虽然它常常使我昏昏欲睡。在这个图书馆里，我所需要的书，比我根据这个图书馆的大小而估计的要少得多，不过这里有一些书对我还是有用的，我很高兴，我在这儿的这段时间不至于白白浪费掉。我还常到市立图书馆去，在那里可以翻阅各种杂志和报纸，不过杂志和报纸要隔十一天才能送到这里，而我总还不习惯看这种迟到的‘新闻’...”^②

列宁被流放到舒申斯克以后(信件和报纸要隔十三天才能送到那里)，他在西伯利亚这个遥远的角落仍然竭力设法利用莫斯科各个图书馆的书籍。

1897 年 5 月 25 日，他从舒申斯克村写信到莫斯科给姐姐安娜·伊里奇娜·叶利札罗娃说到：

“我总是想利用莫斯科的图书馆，在这方面你们有些什么头绪了吗？也就是说，有没有在哪个公共图书馆找到门路？问题是这样，如果能借出两个月(象在圣彼得堡那样，象自由

^① 《列宁全集》第 37 卷第 38 页。

^② 同上书。。。缺失

经济学会的图书馆那样)，那么把借来的书当印刷品寄来，花钱并不很多（每一俄斤十六戈比[可以寄四俄斤=六十四戈比]；挂号费七戈比）；花一些邮费，可以看许多书，我觉得这比花很多钱买不多的书，要上算一些。我觉得这样对我也方便得多，问题就是能不能在一个较好的图书馆，如大学图书馆（我想，米嘉^①很容易办到这件事；他可以通过一个法科大学学生，或者直接找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对他说，他想研究一下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到基础图书馆去把书借出来。不过现在只有等到秋天再说了。）或莫斯科司法学会图书馆（应该到那里去打听一下，要一份图书目录，了解一下接受新会员的条件等等）、或者其他什么图书馆按这个期限借到书（当然要交押金）。在莫斯科自然是有几个号图书馆的。甚至也可以到私人图书馆去打听打听。如果你们之中有谁还留着莫斯科，就请他把这一切都打听清楚。

你如果到国外去，请来信告知，我要详细地写信告诉你，需要从哪里寄些什么书来。请你尽可能向旧书商以及图书馆、书店多要些目录寄给我。你的弗·乌·”^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897年7月19日给母亲和玛利亚·伊里奇娜的信中，回答了玛利亚·伊里奇娜要为他作摘录的建议，他写道：“我不知道还要不要摘录。我希望在秋天以前，能够跟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某个图书馆办好交涉。”^③

① 列宁的弟弟德米特利的爱称。

② 《列宁全集》第37卷第56-57页。

③ 同上书第66页。

1897 年冬天，伊里奇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某些愿望是实现了，但伊里奇还寻求更多的借书机会：

“玛尼亚莎^①：

收到了你 12 月 2 日的明信片 and 两本谢明诺夫的书。Merci^②。我很快就可以把书寄还给你，最晚不超过一星期（星期三 是 24 日，恐怕这里的邮差根本不走）。

原来这头两卷里恰好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材料。当然，在借阅不熟悉的书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情是难免的，我也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希望我们至少不要再出罚款，你可以去续借一个月。

你说：‘我问过卡布鲁柯夫，要到法律图书馆去，本人必需是法学家，并须经过两个学会学员的介绍。’我不明白你的话，仅仅是这一个条件吗？本人不需要是学会的会员吗？我将设法在彼得堡找人介绍。

不是法学家也能加入司法学会，这是毫无疑问的。握手。
弗·乌·”^③

但是，由于邮寄的困难，在舒申斯克村广泛地利用图书馆这件事没有办成。

1898 年 9 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允许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去医治牙齿。他对这次旅行异常高兴，就在这次旅行中他还打算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图书馆去作一些摘录。

从流放地回来后，列宁就住在普斯可夫。他在 1900 年 3

① 列宁的妹妹玛丽亚的爱称。

② 谢谢。

③ 《列宁全集》第 37 卷第 85 页。

月 15 日给母亲的信中提到：“我……常常跑图书馆，也常常出去散步。”^①

在流亡国外期间，列宁在图书馆做了许多研究工作，但是在给亲属的信中，关于这点谈得很少。

当 1902 年至 1903 年我们住在伦敦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半时间花在大英博物馆里，那里有世界上藏书最丰富和设备完善的图书馆。伊里奇还非常广泛地利用了伦敦的阅览室，从他 1902 年 10 月 27 日给母亲的信中可以看到这一点。^②

伦敦有许多阅览室，每个阅览室都是一间房子，读者可以从街上直接走进去。阅览室中甚至没有一个座位，只有阅览台和夹在报夹上的报纸；读者可以从报架上取阅报纸，阅毕归还原处。这样的阅览室很方便，读者整天不断。

第二次流亡国外时，正是哲学问题争论得最激烈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1908 年 5 月他从日内瓦到伦敦，专为在大英博物馆中进行研究工作，在那里逗留了一个多月。

我们是在 1903 年到日内瓦的。在日内瓦，伊里奇整天都在“读书协会”(Société de lecture)图书馆里。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在这里进行研究工作有良好的条件，有大批法文，德文和英文的报纸和杂志。在这个图书馆里从事研究工作非常方便。读书协会的会员大部分是老教授，他们很少到这个图书馆里来。伊里奇占用了一整间研究室，他在那里可

^① 《列宁全集》第 37 卷第 248 页。

^②

以写作，可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思考论文，可以从架上取阅任何一本书。

在日内瓦，伊里奇勤奋地利用丰富的库克林俄文图书馆，馆长是卡尔宾斯基同志。后来，当伊里奇住在其他城市的时候，还向这个图书馆写信借过书。

在巴黎，伊里奇主要地是利用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我在 1909 年 12 月给伊里奇的母亲写了一封信，谈到他在图书馆进行研究的情形：“一个多星期以前，他就开始在早晨八时起床，然后就去图书馆，下午二时从那里回来。这么早就起床，最初几天是很困难的，但是现在他已经很愿意早睡了。”^①

除了国立图书馆外，伊里奇还到过巴黎的其他许多图书馆，但是这些图书馆很难使他感到满意。国立图书馆缺少最近几年的图书目录，此外，借书时官僚习气和拖拉作风很严重。一般说来，在法国，图书馆都有严重的官僚习气。市区图书馆几乎只有文艺书籍，虽然如此，要获得借阅权，还需要持有房东的证明，房东要负责使房客按期还书。由于我们生活困难，房东长时期不给我们开这样的证明。伊里奇根据图书馆事业是否健全来判断文化水平，他认为图书馆事业的状况是整个文化的标志。

伊里奇于 1914 年 4 月 22 日从克拉柯夫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这样写道：

^①

“……在巴黎工作不方便，国立图书馆的工作搞得很糟，我们常常想念日内瓦，在那里工作做得多些，又有方便的图书馆，生活不是那样不安和杂乱。在我流浪所到过的地方中，如果伦敦或日内瓦不是那么远的话，我最喜爱它们。日内瓦的一般文化活动条件：很好，生活也特别安适。而这里，文化生活根本谈不上，差不多和俄国一样：图书馆很糟糕，而且对读者极不方便，即使是这样的图书馆我也几乎没有机会去……”^①。

我们从克拉柯夫到伯尔尼以后，伊里奇在1914年12月9日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写信说：

“这里的图书馆很好，在利用图书方面我很满意。终日办报的时期结束以后，读读书是很惬意的。娜嘉^②在这里还找到了一个教育图书馆，现在她正在写有关教育的论文。”^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16年2月7日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写道：“我和娜嘉非常喜爱苏黎世；这里的图书馆很好。”^④而在1916年2月28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们现在住在苏黎世。是到这里的图书馆来找资料的。我们非常喜爱这里的湖光山色，图书馆也比伯尔尼的好得多，因此我们呆在这里的时间可能要比预定的时间长一些。”^⑤

后来，他在同年10月9日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又写道：“……苏黎世的图书馆较好，工作起来也比较方便。”^⑥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第498页。

② 克鲁普斯卡娅的名字娜捷斯达的爱称。

③

④

⑤

⑥

瑞士的图书馆事业搞得很好，特备是图书馆彼此之间的数据交换组织得很好。瑞士德语区的科学图书馆和德国各图书馆都有联系，甚至在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通过图书馆从德国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各种书籍。

其次是为读者服务得很周到，这里没有任何官僚架子，编有完备的图书目录，图书是开架式，并且对读者非常关心。

1915 年夏天，我们住在罗特霍伦山麓下一个很偏僻的小乡村中，在那儿收到图书馆免费邮寄来的许多书。书是装在纸套子里寄来的，套子上贴有写好的卡片：一面写着收书人的地址，另一面写着图书馆的地址。还书时，只要把这张卡片翻过来贴好投邮就行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称赞瑞士的文化事业，并幻想在革命后如何整顿俄国的图书馆事业。

写于 1932 年

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关于图书馆事业写了和说了些什么？》

列宁怎样学习外国语

列宁懂得许多种外国语。他精通德文、法文和英文，他研究这些语文，翻译这些语文的书籍，他能读波兰文和意大利文的书报。他能拿一本字典接连读数小时，以此作为一种“休息”。

许多人把学习外国语同学习本国语分割开来，其实两者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学习外国语能够丰富祖国语言，使得祖国语言更加鲜明、灵活和生动。研究过列宁语言的人都知道列宁的语言是多么丰富、热情和生动。

列宁在学生时代学了哪几种语言呢？列宁毕业于模范中学。在模范中学里要学习俄文、斯拉夫文、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和德文等六种语文；其中三种是活语言，三种是死语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记得在中学初级班时有一位德文教师夸奖他精通文法。伊里奇的母亲德语说得很流利，当然，这对伊里奇掌握德文是有影响的。伊里奇在年轻的时候德文就学得很好，他的德文比同班同学都强。

但是，当 1895 年夏天伊里奇到柏林以后，他发觉自己听德语的能力很差。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只是在语言方面情况很不好，我听德国话的能力比听法国话差得多。德国人的发音听着非常不习惯，我甚至在公众场合听人们讲话，都分

辨不出字句，而在法国，这种讲话，我一下子就能几乎全部听懂。前天我到剧院去看戏，演的是霍普特曼的《Weber》（《织工》）。尽管我为了看懂这出戏，预先读了一遍剧本，但是我仍旧不能听懂全部对白。不过，我并不泄气，只可惜我的时间太少，不能好好地学习语言。”^①

1896年1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捕入狱，他请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给他寄一本字典：“现在我正在翻译德文书，所以请你把巴甫洛夫斯基辞典给带来。”^②（送到狱中。——娜·康·注）

1898年3月，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流放地开始翻译韦伯夫妇^③合著的英文著作时，他给安娜·伊里尼奇娜写信说：“我想请你替我找几本英语参考书。我曾经请求在这里搞点翻译，并且已经收到了一本厚厚的韦伯夫妇的书。我很担心，怕出错误。

我需要下面这两本书：

（一）《英语语法》，特别是有关句法和习惯语方面的。如果娜·康·没有努罗克著的语法书^④（好象她有这本书，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她自己的），把你那本寄给我用一个夏天也可以，假如你（或玛尼亚莎）不需要的話。不过不知道努罗克的语法书是否有很多与这个问题有关材料？假使可以找到一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第15页

② 同上书第27页。

③ 韦伯夫妇即悉尼·韦伯（1859-1947）和他的妻子阿特里萨·韦伯（1858-1943），是英国改良主义团体“费边社”的主要领导人。

④ 《实用英语语法（附文选和词汇表）》1894年圣彼得堡版。——娜·康·注。

本好的英语教科书，那就太好了。

（二、）《地名和专有名词辞典》。要从英文翻译和音译地名和专有名词是很困难的，我很怕出错误。不知道有没有适用的辞典？假如在《书目索引》或者在其他索引或目录中查不到，是否可以想办法从其他材料上查到？当然，假定这是可以查到或找到的话（我不想再这方面省钱，因为稿费将来时不少的，而且初次尝试应当搞得好些），而特意费很多力气去找，那就没有必要了。我还会收到这本书的德文译本，可以经常用来参考。”^①

当我去舒申斯克时，我随身带了一部我曾在监狱里学习用的努罗克著的英语语法书。伊里奇的英文比我好，我对英文的发音一点也不懂，我是按照法文发音念的。因此我朗读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象女英文教师教他的妹妹奥里珈朗读英文时那样倾听着。不过，他也有部分发音不够准确。我按照他的指导学习发音，但是四年后，当我们到了伦敦时，谁也听不懂我们的话，我们也不懂别人说的话。因此，我们又得从头学起。

到伦敦以后，我们开始逐渐地掌握了英语发音，我们出席了各种会议，在那里听英语演说，参加海德公园的英国人的演讲会，同女房东交谈。我们和两个英国人相互学习，我们教他们俄语，他们教我们英语。

1902年10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他已经从实际生活中掌握了英语。而在同年12月，他建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第115-116页。

议玛丽亚·伊里奇娜按照土森文法来学习英文，他写道：

“……因为土森的书也非常好。我原来不相信土森提出的学习方法，现在才确信，这是一种很可靠很见效的方法。如果一边学土森的第1册，一边向个地道的外国人另外学即可，那就一定可以学好。现在已经有了土森的标有拼音的辞典，我劝玛尼亚莎一定要买一本，因为我国的亚历山大罗夫辞典有很多缺点。”^①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德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订购了巴甫洛夫斯基编的辞典，此外还在1898年12月从流放地写信请求给他寄一部屠格涅夫作品的德文译本。他写道：“不管屠格涅夫的哪些作品，对我们都是一样，不过译文最好是好一些的。德语语法最好是尽量完全的，特别是句法部分。如果是用德语写的，那更好了。”^②

他需要屠格涅夫作品的德文译本，为的是用还原译法来学习德语。1901年5月，伊里奇在从慕尼黑写的一封信中建议当时在监狱中的姊夫马尔克·季莫费也维奇·叶利札罗夫最好给自己规定一种“制度”，他写道：“……在脑力工作方面，我特别劝他搞翻译，并且要对译，就是说，先由外文译成俄文，然后从俄文译文再译成外文，根据我的经验，这是一个最合理的学习外语的方法。”^③

列宁除了通晓法文、德文和英文外，还学了波兰文和意大利文，懂得捷克文和瑞典文。

① 《列宁文集》第37卷第315页。

② 同上书第169页。

③ 同上书第 缺失

在 1908 年夏天第二次流亡国外时，我在日内瓦进了一个在本国教授法文的外籍教师进修班，期限六个星期。我向伊里奇谈过进修班的教学法。教学的重点是语音学，同时还考虑到外籍教师的祖国语言的特点，在班上和在附近参观时，经常进行会话，进修班还广泛采用听标准法语录音片的方法。伊里奇对这样的教学法非常感兴趣，他看了我们学习用的课本，称赞这种方法，并说需要最广泛地采用这种方法。

目前，在我国对于学习外国语的兴趣很大。因此，介绍一下列宁怎样学习外国语是特别有益的。

写于 1937 年
载于 1937 年 9 月 5 日《真理报》
第 245 号